

红旗

HONGQ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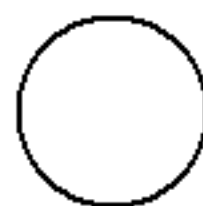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五年

4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五年第四期 ★

目 录

刘少奇主席

为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的题辞 (1)

社论：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 (4)

——纪念列宁诞生九十五周年

把美国侵略者从越南赶出去本刊评论员 (10)

《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出版者说明 (14)

评苏共领导从三月一日起在莫斯科

召开的会议日共《赤旗报》 (18)

江苏省农业中学创办七周年陈 光 (36)

援越抗美诗画选 (48)

☆ 四月三十日出版 ☆



刘少奇主席

为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的题辞

热烈庆祝伟大的万隆会议十周年!

热烈欢呼亚非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向富有革命英雄气概的、觉醒的、战斗的亚非人民致敬!

亚非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更高地举起反帝反殖的革命旗帜，发扬万隆精神，坚持斗争，把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势力从亚洲、非洲彻底清除出去!

亚非各国人民加强合作、互相支援，为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而共同奋斗!

预祝即将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取得更大成就!

万隆精神万岁!

亚非团结万岁!

刘 少 奇

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



热烈庆祝伟大的万隆会议
十周年！

热烈欢呼亚非人民在反对
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
斗争中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向富有革命英雄气概的
觉醒的、战斗的亚非人民致敬！

亚非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更高
地举起反帝反殖的革命旗帜。

发扬万隆精神，坚持斗争，
把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的势力从亚洲、非洲彻底清
除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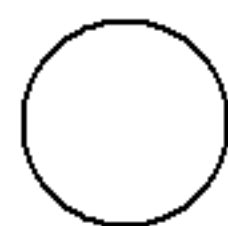
亚非各国人民加强合作。
互相支援，为争取和巩固民
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发
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而
共同奋斗！

预祝即将在阿拉及尔举行的
第二次亚非会议取得更大成就！

万隆精神万岁！
亚非团结万岁！

刘少奇

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



社 論

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

——紀念列宁誕生九十五周年

今年四月二十二日，是伟大的列宁誕生九十五周年。

列宁在紀念一位革命家的时候說过，馬克思主义者紀念历史上的革命家，决不是像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那样，为了撒謊騙人，讲一些花言巧語，讲一些庸俗的頌詞，而是为了闡明自己的任务。現在，我們紀念列宁的主要任务是，坚决保卫列宁主义的革命原理，反对現代修正主义者对列宁主义的歪曲，把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

一九六〇年，在紀念列宁誕生九十周年的时候，我們高举列宁主义的旗帜，针对現代修正主义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著名的文章。在这三篇文章中，我們根据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代世界的实际情况，着重闡述了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問題，論证了列宁主义决不是像現代修正主义者所胡說的那样已經“过时”，而是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无限生命力。当时我們虽然还没有公开批評赫魯曉夫和苏共领导，但是，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所散布的一系列荒謬观点完全对立的。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对我們的三篇文章恨之入骨，害怕得要死。他們发表了許多文章和讲话，采取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大肆攻击我們的观点。这样一来，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本来面目就暴露得更加清楚了。我們同各国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起，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类叛徒，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一股逆流，当然不能不进一步展开坚决的斗争。



赫魯曉夫下台了。

苏共新领导一再宣称，他們要继续忠实地执行赫魯曉夫那一套完整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行没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义。他們继续站在一切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对立的方面，直到現在，对我們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中所阐述的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仍然沒有停止他們那种不择手段的誣蔑和攻击。

《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发表已經五年了，这五年来的事实究竟证明了什么呢？历史已經作出最公正的裁判。五年来的事实，恰恰证明了我們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把这三篇文章阐述的所有問題都拿来論证，那将需要很大的篇幅，这里我們只談几个問題。

第一，关于帝国主义的本性問題。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以所謂“創造性发展”为名，完全歪曲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論。他們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經改变，否认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他們鼓吹美帝国主义的統治集团和它的头子“都不希望战争”，“也像我們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他們宣揚現在“已經有现实可能最后地、永远地把战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并且預言一九六〇年将是开始实现“沒有武器、沒有军队、沒有战争的世界”的一年。

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相反，我們在《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中指出，“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資本帝国主义，就还存在着战争的根源，还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我們还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

五年来的事实证明，以赫魯曉夫为首的現代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本性可以改变和已經改变的那些言論，完全是为美帝国主义者效劳而麻痹革命人民的。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尽管激起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到处遭到失敗，也并没有絲毫改变，而是在加紧推行。在亚洲，在非洲，在拉丁美洲，美帝国主义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变本加厉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大批大批地屠杀人民群众。特别是在越南南方，美帝国主义发动了灭绝人性的“特种战争”，把美国和他的一些仆从的军队开到南越，使用了各种新式武器，并且疯狂地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

随着战争政策的加紧推行，美帝国主义并没有像現代修正主义者所幻想的那样全面彻底裁军，而是加紧全面彻底扩军。美国的軍費开支，已經达到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并且大大



超过了侵略战争时期的水平。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无论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还是约翰逊，尽管现代修正主义者给他们涂脂抹粉已经达到肉麻的程度，而他们自己却一再叫嚣美国“有胆量冒战争风险”，美国准备打一切战争，不管是全面的还是有限的，核的还是常规的，大的还是小的。

从这些事实来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难道有一絲一毫的改变吗？帝国主义的头子难道就是这样“为保障和平操心”而“不希望战争”吗？难道这就叫做进入了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理想世界吗？

现在，赫鲁晓夫的继承者，苏共新领导，迫于形势，为了继续骗人，不得不装腔作势、言不由衷地喊几句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是，他们又用了同赫鲁晓夫一样的腔调继续吹捧美帝国主义，给约翰逊加上了“明智”、“理智”、“克制”、“清醒”等等动听的评语。他们还大肆宣扬在裁减军费问题上，苏联可以同美帝国主义“互为榜样”。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当美国强盗在越南问题上抛掉一切假面具，充分地暴露出帝国主义本性的时候，他们仍然要千方百计地替它打掩护。他们同赫鲁晓夫不太一样的地方，只是赫鲁晓夫太笨了，而他们则巧妙了一些。过去，赫鲁晓夫公然胡说北部湾事件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中国和越南挑起的。这种帮凶的语言，同自己的主子说的话太一模一样了，因而一钱不值，没有人相信了。看来，现在的苏共领导接受了这点教训，于是改换了一种说法。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因为中国共产党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中苏的团结，这才鼓励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这种论调，首先是完全颠倒了黑白。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中苏团结的，明明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鼓励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也明明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这种论调的实质，仍然是为美国强盗开脱，好像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并不是出于它的帝国主义本性，而是由于什么别的原因。散布这种论调的人，仍然是充当着美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他们才是真正鼓励美国侵略的人。

第二，关于所谓“和平共处”问题。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以所谓“创造性发展”为名，完全篡改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他们认为，和平共处就意味着同帝国主义“相互谅解”、“相互迎合”、“相互妥协”、“相互迁就”，说什么和平共处是“现时代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他们还特别向往通过苏美两国首脑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也就是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他们不仅把这样的“和平共处”作为他们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且要求全世界共产党人都要“把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作为自己政策的总原则”。

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相反，我们在《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中指出，实行和平共处的



障碍在帝国主义方面。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同帝国主义国家实行一定时期的和平共处，完全是斗争得来的，而且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还存在复杂的、激烈的斗争。我们还着重指出，“和平共处，说的是国家与国家相互关系的问题；革命，说的是本国被压迫人民推翻压迫阶级的问题，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说来，首先是推翻国外压迫者即帝国主义者的问题”。两者绝不能混为一谈。

五年来的事实证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是把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变成他们向美帝国主义投降和在国内实行和平演变的遮羞布。

正是现代修正主义者一心要与之“全面合作”的朋友美帝国主义，总是千方百计地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活动、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甚至发动侵略战争。也正是这个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侵犯别国的领土和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损害别国的利益，镇压别国人民的革命。现在，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扩大侵略战争的罪恶活动，正是它推行反革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人民是应当坚决进行反美斗争呢，还是应当按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所说的“绝对命令”“迎合”美帝国主义，并且同它实行“妥协”呢？他们是应当用革命的武装斗争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侵略呢，还是应当在“和平共处”这条“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上听任帝国主义的宰割呢？这些国家的人民违背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意志，他们用反帝革命斗争的实际行动作了明确的回答。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得出结论：革命的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根本没有什么和平共处可言。

现在苏共新领导仍然死死地抱住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共处”，继续作为“苏共和苏联政府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他们极力宣传苏美之间“存在着十分广泛的合作天地”，同美帝国主义大搞秘密外交。他们在越南问题上，虽然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也作了一些支持的表示，但是，这一切都首先求得美帝国主义强盗头子的谅解，以不损害苏美合作的路线为界限。而这一切的落脚点，还是要联合美国搞“和谈”骗局。他们千方百计地妄图把越南人民的抗美爱国正义斗争，纳入苏美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以实现他们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罪恶目的。显然，苏共新领导和赫鲁晓夫一样，是利用“和平共处”的名义，在国际范围内以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他们的这种“和平共处”，只能是投降共处。

第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以所谓“创造性发展”为名，完全背弃了列宁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理论。他们认为，“殖民主义的根子已经拔除”，民族解放斗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被压迫民族“可以借助于和平斗争手段，来达到从帝国主义、从殖民主义枷锁下获得解放”，从而“平



靜地埋葬殖民主义”。他們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各国人民的解放必須由各国人民自己肩負起来的观点，特別賣力宣揚联合国对民族解放的“义务”，說什么“不由联合国来消除殖民主义統治制度，又由誰来消除呢？”他們确信，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已經改变，“最有預見的殖民主义者是会在‘吃悶棍’之前五分钟离开的”，因而迫切希望同帝国主义者“协调旨在消灭殖民主义統治制度的步骤”。

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相反，我們在《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中指出，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之一，美帝国主义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是当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最凶恶最狡猾的敌人。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必然要引起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正在日益广闊地席卷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我們还指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絕不能期待新老殖民主义者的“善心”或由美帝国主义操纵的联合国的“恩賜”，而必須依靠自己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我們說，“沒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消灭反革命的暴力”。

五年来的事实证明，以赫魯曉夫为首的現代修正主义者，已經墮落为新殖民主义的辯護士，他們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結，妄图窒息各被压迫民族的反帝革命斗争。

以世界宪兵自居的美帝国主义，除了自己出兵屠杀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以外，还假借联合国之手，时而在这里派兵鎮压，时而在那里提出所謂开发計劃，妄图扑灭反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特別是在越南，美帝国主义公然破坏日內瓦協議，阻撓越南人民的和平統一，任意踐踏越南人民的独立和主权，并且蛮橫地要求三千万越南人民在它們的屠刀下面无条件投降。这就更加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侵略者的狰狞面貌。

在这些事实面前，有誰能够相信“殖民主义的根子已經拔除”了呢？如果說，民族解放的任务已經进入“完成阶段”，那么对于当前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又應該作何解释呢？如果說，联合国处处为美帝国主义的效劳是为“消除殖民主义”所作的“贡献”，那么，刚果(利)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反对联合国的斗争，不是反而成为“消灭殖民主义”的障碍了嗎？还有，美帝国主义在南越吃的“悶棍”不算少了，为什么它並沒有在“前五分钟离开”，而是繼續派兵遣将，照样蛮橫地賴在南越不走呢？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南方人民又怎样“借助于和平斗争手段”来获得解放和“平靜地”把殖民主义埋葬掉呢？

苏共新领导口口声声宣揚他們“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是他們对于上述的这些問題却从不作任何負責任的回答。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們的行动已經作了最清楚的說明。在赫魯曉夫下台以前，他們就支持美帝国主义以联合国的名义鎮压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結果造成了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的被杀害。現在，赫魯曉夫的继承者，又欣然同意偿付美国用联合国名义武



装干涉刚果的费用；他们还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支持美国在刚果(利)制造的“全国和解”的骗局，企图扼杀刚果(利)人民的革命力量。特别严重的是，他们积极支持建立一支常设的联合国武装部队，也就是要在组织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国际宪兵上面搭上一股，以便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所有这一切，就是他们所谓的“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具体行动。请问苏共新领导，你们的这种努力，究竟是为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呢，还是为了更好地同美帝国主义“协调步骤”，来反对、破坏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呢？事情很清楚，苏共新领导所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假的，而同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扼杀民族解放运动才是真的。

五年来的事实，就是这样无情地粉碎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谬论。

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在现代修正主义已经公开宣告破产以后，我们曾经希望并且劝告苏共新领导，应当老老实实地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收回赫鲁晓夫当权的时候那一套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但是，他们却违背了苏联人民的愿望，违背了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愿望，把已经破产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当作传家之宝接了过来，继续挥舞。在今年纪念列宁诞生九十五周年的时候，他们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我们党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的并体现在苏共纲领中的总路线”，是以“创造性态度”对待理论的“生动证明”。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假借所谓以“创造性态度”对待列宁主义，实则抛弃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根本原理，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终于遭到了彻底破产。难道他的继承者还会有什么更好的下场吗？

列宁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战无不胜的武器。不论敌人如何从外面来攻击，从内部来“修正”，都丝毫无损于列宁主义的光辉。相反，正是在反对外部和内部的各种敌人的反复斗争中，列宁主义的力量不断地成长壮大起来。五年来，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列宁主义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各国人民的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队伍正在迅速地发展。同时，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地研究和总结了当代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经验、新问题，从而全面地丰富了列宁主义。过去的五年，是现代修正主义彻底破产的五年，是列宁主义取得新的伟大胜利的五年。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发展、各国人民革命事业大发展的大好形势。我们必须继续高举列宁主义的旗帜，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列宁主义万岁！



把美国侵略者从越南赶出去

本刊评论员

越南人民的抗美爱国正义斗争，已经成为当前以全世界人民为一方、以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为一方的大搏斗的焦点。

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是它实行反革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不仅是为了奴役越南南方人民，而且是为了取得经验，加紧镇压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美帝国主义悍然扩大战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不仅是对全体越南人民的挑战，而且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是对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挑战，是对世界和平的挑战。

越南人民对美国侵略者的英勇抗击，是全世界人民反对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越南人民坚强地屹立在反美斗争的最前线，有力地打击着、削弱着和牵制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力量，捍卫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南前哨，支援着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维护着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越南人民是伟大的爱国者，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

越南人民的抗美爱国斗争，面临着大好形势。

越南南方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下，经过四年多的艰苦奋战，歼灭了包括四千多名美国侵略军在内的敌军三十多万人，解放了南方五分之四的广大地区和一千万人口。美帝国主义屡战屡败，越败越惨。它在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所依靠的三根支柱——“战略村”、雇佣军和城市，都处在土崩瓦解的过程中。越南南方战局，已经进入了美国侵略者加速走向彻底失败的新阶段。

越南北方人民，在全力支援南方同胞的解放斗争的同时，英勇抗击美帝国主义的空中袭



击，取得了先后击落近三百架美国强盗飞机的赫赫战果。

三千万越南人民，发扬决战决胜的革命精神，狠狠地惩罚美国侵略者，使美帝国主义遭到了它侵略朝鲜惨败以来的最大的失败。正像胡志明主席所说，“即使美国再派遣几十万美国兵，再竭力拉拢一些仆从国家的军队投入这场罪恶的战争，我国军民也决心打败他们。”

人民是无敌的。人民战争是必胜的。越南人民保卫祖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就是这样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现在，越南南方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打击美国侵略者的前线，越南北方也成了消灭美国空中强盗的射击场。美国侵略者，带着他们的各种凶恶武器，拖着他们的傀儡和仆从，已经陷落在越南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面临着灭顶之灾。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信，决定战争胜负的，归根到底是人，而不是武器；是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而不是直升飞机和炸弹。越南《人民报》说得好：无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武器，也无论越南人民可能配备什么武器，保证越南人民最后和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以人民武装部队为核心的越南全体人民的英勇斗争。事实上，越南人民抗美爱国的武装斗争，已经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显示了无比的威力。这是真正的无价之宝，是美国侵略者用任何武器都对付不了的。

现代修正主义者，不理解也不愿意理解人民战争的道理。他们崇拜帝国主义的武力，不相信越南人民的力量。他们被帝国主义的战争讹诈吓破了胆，不但对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毫无信心，而且生怕越南人民给他们闯下祸。越南人民的伟大胜利，使他们的唯武器论破了产，使他们的看家本领“和平共处”总路线也一起破了产。

美国强盗败局已定，越南人民胜利在望。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的出路何在呢？

滚出越南吗？不合乎帝国主义的强盗本性。约翰逊说过，美国不能“丢掉”越南，“因为还有一百个左右不发达的小国”，如果“丢掉”越南，“那将是一个倒下，九十九个跟着完蛋的局面”。这番话，不仅暴露了帝国主义把世界各国都当作自己的财产的强盗面目，而且道破了帝国主义在全世界人民反美风暴冲击下的恐慌心理。

进一步扩大战争吗？存在着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在政治上，由于帝国主义进行的是非正义的、反动的侵略战争，极端不得人心，它不但遭到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得不到它的一些盟国的支持。在军事上，由于帝国主义兵力不足，战线太长，后方太远，士气低落，地形不利，它的处境极为被动。如果它不顾一切地进一步扩大战争，那就只能进一步暴露自己的弱点，进一步加深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加速走向自



已挖掘好的坟墓。

正是为了摆脱进退两难的困境，挽救彻底失败的命运，美帝国主义大肆施展反革命两手策略，用扩大战争的讹诈来推行“和平谈判”的阴谋，用“和平谈判”的烟幕来掩盖扩大战争的罪行。约翰逊不久以前提出的所谓“无条件讨论”以谋求“和平解决”的骗局，就是妄想威胁和诱骗正在走向最后胜利的越南人民放弃抗美斗争，从而使美帝国主义能够用“和平”手段取得它用战争手段得不到的东西。

久经考验的越南人民，彻底揭穿了约翰逊的骗局。他们用加紧战斗的实际行动来回答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讹诈，用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来回答美帝国主义的“和平谈判”阴谋。他们万众一心，庄严宣告：只要美国侵略者还存在一天，就要打，打到底。

这样，关于怎样解决越南问题，就有两条水火不能相容的路线摆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一条是美帝国主义提出的路线。这就是：要越南人民放下武器，听任美国侵略者霸占越南南方，屠杀越南南方人民，听任美帝国主义轰炸越南北方，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这是一条蹂躏越南的独立和主权，加紧侵略，扩大战争，危害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路线。

一条是越南人民提出的路线。这就是：坚持抗美爱国正义斗争，坚决地用革命的武装斗争击败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实现越南民主共和国关于解决越南问题的四项正义主张，迫使美国侵略者从越南滚出去。这是一条捍卫越南的独立和主权，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计划，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路线。

越南问题，是当前国际阶级斗争中最尖锐的一个环节，是考验世界上一切政治力量究竟采取什么立场的试金石。面对着上面这两条针锋相对的路线，所有的国家、政党和政治团体，都不可回避地要在实际行动上表明自己的态度。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一切真正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各国人民群众，都支持越南人民的严正立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以及种种讹诈和欺骗，都站在斗争中的越南人民一边。拥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路线的，只有一小撮人。帝国主义的伙伴兄弟和它的走狗铁托集团，为帝国主义摇旗呐喊，一面大肆为美国的战争讹诈张目，一面到处推销美国“和平谈判”的骗局。

现代修正主义者，打着“支持越南人民”的旗号，混在全世界人民支持越南人民的队伍中。他们仍旧坚持所谓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总路线，同帝国主义暗送秋波，互通情报。



他們自己不反对美帝国主义，还千方百计地要别人不反对美帝国主义，同美国的“和平談判”阴谋一呼一应。他們既要装出支持越南人民的样子，又害怕得罪美国大老爷，口是心非，言行相悖。他們摆出一付恩賜主义的姿态，吵吵嚷嚷“援助越南人民”，也給了一些援助，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捞取同美国作买卖的資本，破坏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美革命斗争，为美帝国主义效劳。总之，現代修正主义者对越南人民的抗美爱国斗争是假支持，真出卖。他們实际上是在鼓励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

但是，被压迫民族任人宰割、任人出卖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掌握越南命运的，只能是在反帝斗争的烈火中百炼成鋼的越南人民，而不可能是任何別的人。

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深深地懂得，兄弟的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有力支持。中国人民从来忠实地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坚决地、无保留地支援兄弟的越南人民的抗美爱国斗争。我們同越南人民一起，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和平談判”的騙局，坚决反对任何勾結美帝国主义、出卖越南人民根本利益的阴谋。中国人民是从不讲空話的。无论过去、現在和将来，中国人民总是根据越南人民的需要，毫不犹豫地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我們相信，全世界革命人民，面对着各种反动势力或明或暗地破坏越南人民抗美爱国斗争的卑鄙行徑，一定激起更大的义憤，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更加坚决地行动起来，从各条战线上打击美帝国主义，从各方面揭露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丑恶嘴臉。有一些关心世界和平而一时不明真相的人，也会随着时局的发展，逐步識破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真面目，最終唾弃他們的一切阴谋詭計，站到支持越南人民抗美爱国斗争的行列中来。

一个迫使美帝国主义从越南滚出去的空前强大的群众运动，正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蓬勃兴起。让約翰遜去叫嚷“没有任何人的力量能够迫使我們离开越南”吧，美国强盜被赶出越南国土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加临近了。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全世界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必将贏得抗美爱国伟大斗争的最后胜利。



《赫魯曉夫言論》第五集出版者說明

《赫魯曉夫言論》，从第五集起，刊載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年以后发表的公开言論。

在《赫魯曉夫言論》第五集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它是所有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奉为至宝的一篇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作。凡是願意了解和研究赫魯曉夫修正主义发展历史的人，不可不讀。

由赫魯曉夫主持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究竟干了些什么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呢？

历史早已提供了充分的答案。

这个会议，疯狂地反对伟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实质上就是丑化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領袖，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反苏反共反人民。

这个会议，提出所謂“通过議會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反对一切革命武装斗争。

这个会议，提出所謂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綫”，实质上就是鼓吹在国际范围内实行阶级合作，实行投降主义，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自己不革命也反对别人革命，自己不支持革命也反对别人支持革命。

这个会议，提出所謂苏联同美国“友好合作”，美化美帝国主义及其首脑，实质上就是宣揚美帝国主义本性已經改变，主张苏美两大国主宰世界。

这个会议，提出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实质上就是要打击各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由赫魯曉夫之流的那些“胡說八道、滿口謬論”的丑角来充当“新領袖”，并且利用这个口号，来顛覆和控制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为推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鋪設道路。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赫魯曉夫修正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标志。作为一条反馬克思



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就是由赫鲁晓夫在这个大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我们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文中曾经指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所干的一切坏事，它的老根子，就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什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纲领，什么“三和两全”，什么“四联四反”，统统都来源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根源。这个会议一开，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许多共产党内部，造成了混乱。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分歧，归根到底，都是由这个会议所引起的，都是由于苏共领导坚持推行和发展这个会议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且硬要把它强加于各国兄弟党而日益加深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给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帮了大忙，向他们提供了反对革命、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武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就乘机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浪潮，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共产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也乘机活跃起来。九年以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直在利用这个会议制定的、并且在以后发展和系统化了了的修正主义路线，来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瓦解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赫鲁晓夫和他的一伙，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在这以后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彻底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堕落到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相互勾结，里应外合，来一起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不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如何辩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这个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一个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诞生的会议，是一个背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效劳的会议，是一个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破坏全世界革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是一个诋毁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使它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开始朝着资产阶级政党方向蜕化的会议，是一个丑化伟大的苏维埃国家、使它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始朝着资产阶级专政方向蜕化的会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只能作



为一个遗臭万年的会议，载入史册。

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跟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有着不同的估价。我们当时曾经多次通过内部途径，向苏共领导表示了我们的意见，对他们在斯大林问题以及在所谓和平过渡问题上的错误，提出原则性的批评。我们还公开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正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当然，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发生，当时还不可能像后来那样清楚地看透它的本质。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事物的本质，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的，而现象是逐步展开的。只有经历一定的过程，在矛盾充分暴露之后，人们才能从大量的现象中，特别是从实践的检验中，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作出正确的判断。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它的发展过程。它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层层伪装起来的，它的真面目是逐步暴露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不能不经历一定的过程。但是，只要对大量客观事实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抓住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本质，再来辨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言行，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也就不太困难了。

对待赫鲁晓夫是这样，对待赫鲁晓夫的继承者当然也必须这样。人们既然有了对待赫鲁晓夫的经验，也就比较容易看透赫鲁晓夫的继承者的本质，而不被那些表面的、暂时的、虚

事情很明显，如何对待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纲领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之间斗争的一个最重大的实质问题。彻底揭露和批判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还是极力鼓吹和坚持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之间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不管他们说了多少漂亮话，只要他们继续坚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纲领的路线，那就表明，他们的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



人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赫魯曉夫的继承者确确实实在沿着赫魯曉夫的脚步走路。他們确确实实是把自己放在同全世界（包括苏联在内）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相对立的位置上。他們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們把赫魯曉夫遗留下来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苏共新领导赌咒发誓要坚持的这条所谓“和平共处”、“美苏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对外政策总路线，已经在实践中遭到破产。目前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疯狂侵略，再一次证明这条修正主义的总路线是多么荒谬。美帝国主义的头子约翰逊，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一样，并不是像赫魯曉夫及其继承者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头脑清醒”的“明智派”，而是无恶不作的刽子手。被侵略的越南人民，对于万恶的美国侵略者，只有抗战到底，直到彻底打败它，而根本谈不上同它实行什么“和平共处”。所谓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过去行不通，现在行不通，将来也行不通。苏美不管怎样“合作”，也绝不能扑灭伟大的越南人民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而只能越来越充分地暴露赫魯曉夫继承者仍旧颠倒了敌我关系，他们联合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敌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全世界革命人民。

在《赫魯曉夫言論》第五集出版的时候，我們特地把赫魯曉夫九年以前的这个报告推荐给读者，建议读者采取对照的办法，看看赫魯曉夫当年口头上说的和实际上做的究竟怎样，看看他的旧作和他的继承者的新作究竟怎样，看看他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所作的篡改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他的批判究竟怎样。回顾九年来的历史，互相对照，才便于分析比较，得出正确的结论。

赫魯曉夫完蛋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也破产了。赫魯曉夫的继承者，直到今天还要死死抱住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这艘下沉的破船。这又有什么出路呢？既然这一叶孤舟已经在革命风暴冲击下支离破碎，他们添加几根木料，修修补补，又怎么能够改变它的必将覆没的命运呢！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两句诗，正是当前世界革命形势的绝妙写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和革命队伍，在战胜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壮大。全世界革命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不断地冲破现代修正主义的阻挠，正像无数船只乘风破浪，扬帆前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事业，有如万木逢春，欣欣向荣地发展。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好似沉舟、病树一样，它们已经接近死亡，它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評苏共领导从三月一日起 在莫斯科召开的會議

日共《赤旗报》

美帝国主义越来越残暴地进行着它对越南人民的侵略。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和团结，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步調一致的斗争，显然已經成为越来越紧急的任务。我們认为，不論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和团结，或者是为了一致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斗争，都特別需要全面地研究苏共领导从三月一日起在莫斯科召开的會議具有什么意义，并对它作出明确的評价。

一、以赫魯曉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策划的 “起草委员会會議”的去向

苏共领导从三月一日到五日在莫斯科片面召开的、有一部分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會議，根据宣布的名称，叫作“协商会晤”（据资产阶级报纸报道，叫作“协商會議”）。但是，这是苏共领导掩飾它曾經要片面地召开的所謂“起草委员会會議”遭到失敗而改头換面地举行的一次會議。

在赫魯曉夫还担任第一书记的去年夏天，苏共领导預定在今年七月举行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新的国际會議，并且为此要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片面地召开“起草委员会會議”。

我們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會議”的信件，而于同年九月三十日发出复信，讲清道理，对这个計划的錯誤进行了批判。

我們党在复信中詳細地指出下述几点，并且进行了批判：

（一）我們党原则上贊成，为消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見分歧，加强团结，而召



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二) 但是，为筹备国际会议而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要以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所指出的革命原则和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为基础。

(三) 苏共领导的主张好像是苏共已被授权召集国际会议似的。但是，这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正当的根据。

(四) 苏共领导片面地决定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日期和参加这个会议的成员，并且说由曾经筹备一九六〇年国际会议的二十六个党组成“起草委员会”，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也是没有任何正当根据的片面的主张。召开筹备会议的日期和参加这一会议的成员，是应该重新由兄弟党协商决定的。

(五) 苏共领导借口“绝大多数党”支持它的建议，而不同我们党以及有关各党进行必要的协商，就要强行召开这个片面的、没有正当根据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并且主张“即使二十六个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代表”，“起草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它的旨在准备国际会议的各项基本文件草案的“工作”。他们放弃了通过协商来消除目前各国兄弟党对筹备国际会议的方法问题的意见分歧的努力，片面地决定了召开预备会议的日期、参加会议的成员和讨论的议题，而且硬要强制实行，归根到底，这只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分裂。

我们主张，停止召开那种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致不可挽回的分裂局面的、片面的、没有根据的“国际会议”，并且主张，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来看，即使围绕原则问题的争论不能获得最后的解决，也要为召开下述国际会议而努力，即召开一个讨论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所明确规定的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目前正在进行的侵略展开共同斗争的具体统一行动问题的会议，才是为增进团结所需要的。而且我们还广泛地向各兄弟党提出建议，表示希望正确地筹备这种国际会议。

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片面制订的这种企图从组织上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计划，不仅遭到我们党的严厉批判和反对，而且还遭到一系列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兄弟党的严厉批判和反对。不仅如此，正因为这个计划具有大国主义的、分裂主义的本质，所以在过去一直支持苏共主张的一些党中间，也产生了许多反对和保留的意见，从而形成了“起草委员会会议”要开也开不成的局面。

但是，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共领导，继承了显然已经破产的赫鲁晓夫制订的这个分裂主义计划，只是把召开的日期推迟两个半月，而要在今年三月一日强行召开这个没有正当根据的同一个“起草委员会会议”。这个片面的计划遭到比上次更加强烈的反对，而且被人提出保留意见，是很自然的。

苏共中央委员会对上述我们党的信件，过了两个多月也没有作出任何答复，而突然于同



年十二月三日（即在預定召开“起草委员会會議”的十二月十五日的前几天）通知我們說，“起草委员会會議”延期到三月一日召开。我們党对这封信，早于同年十二月十日发出了简单的复信，表示絕對不能贊成“基本上頑固地坚持沒有根据正当的程序提出的錯誤的分裂的建議，而只是把召开‘起草委员会會議’的日期推迟到三月一日的建議”，并且于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六日发出了詳細的复信。

我們党在这封复信中，再一次駁斥关于片面地召开“国际會議”和召开“起草委员会會議”的錯誤論据，并且指出：

（1）苏共领导通过《真理报》宣布“根据兄弟党之間已經进行的相互协商”，“起草委员会會議”延期到三月一日召开。但是，我們党反对召开这种片面的、沒有根据的“起草委员会會議”，更沒有簡單贊成延期召开。

（2）苏共领导說，“起草委员会會議”是要进行預备性协商，在召开以后还可以同包括沒有参加會議的兄弟党在內的一切党就草案进行协商，似乎已經开始很热心地考虑到团結。但是，如果真正考虑到团結，就应该完全取消这种片面的計劃。

（3）苏共领导到現在一直把起草代替一九六〇年声明的、新的“基本文件”作为“起草委员会會議”的主要任务。但是，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的爭論的，首先就是要不要遵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則的問題。

（4）同时，苏共领导部分地、点滴地接受我們党关于国际會議的內容的建議，开始表示贊成在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共同斗爭方面采取具体的統一行动。但是，分裂主义的“起草委员会會議”和“国际會議”的計劃是同我們党的建議的根本立場完全不相容的。我們认为，必須“断然停止实行沒有根据的、片面的‘国际會議’的計劃，在这个基础上，同有关各党进行必要的事前协商，并且就当前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共同斗爭制訂具体協議”。

对于苏共领导关于推迟到三月一日召开“起草委员会會議”的建議，不仅我們党表示强烈反对，而且包括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內的許多兄弟党也表示强烈反对。甚至在曾經贊成赫魯曉夫策划的“起草委员会會議”的党中間，也有許多党紛紛表示反对、或者保留意見，或者有条件地表示贊成。

苏共领导面临这样的形势，已經不能照旧强行召开“起草委员会會議”，于是在临开会之前，不得不突然地改变計劃。

苏共领导对于我們党的信件的論点，沒有提出任何答复，而在二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三月一日举行會議的三天以前）口头通知說，他們考虑不以“起草委员会會議”的名义，而以“协商会晤”的名义召开。但是，这一通知，是不折不扣的片面的通知，完全沒有想同我們党



重新进行协商。

这样，所谓“起草委员会会议”，改变名称和内容以后，叫作“协商会晤”，勉强强地总算是开了。苏共领导落得个这样的结果：自行证明过去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主张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苏共领导在去年八月十日的《真理报》社论中强调说，“这样一来，就有一个不短的时期为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做好准备”。但是，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真理报》发表的通告，却以“为了更好地筹备”为借口，也就是说，因为筹备时间不够，延期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起草委员会会议”在延期以后，非但没有能够更好地进行准备，最后反而自行消失了。

苏共领导当时独断独行地把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决定为二十六个党，单方面地发出了通知，同时，《真理报》的社论还断言说，即便“某一个共产党在指定的日期以前不派出它的代表”，也“不妨碍委员会开始工作”。但是，实际情况是，反对这一分裂主义计划的一系列的党自然没有出席，而出席会议的一些党，则以这次会议不再叫作“起草委员会会议”为条件才出席的，根本谈不上开始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苏共领导在去年八月十日的《真理报》社论中，就国际会议的“集体筹备工作”问题说：“仿效筹备一九六〇年会议的办法，成立一个起草委员会是适宜的。这个起草委员会可以起草新会议的基本文件，以及在有关举行会议问题的整个范围内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这次会议，连各种基本文件草案以及起草委员会会议本身，也都是完全不需要的了。三月十三日莫斯科对日广播发表的题为《关于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评论说，“随着形势的发展，筹备会议的方法也会发生变化”，而且还说，在这次“协商会晤”中，“证明没有起草委员会会议也能筹备新的会议”，“与会的代表团达成了共同的协议，即：不承担起草委员会的任务、不负责起草将来国际会议的文件草案、不决定召开国际会议的日期。”（据《苏联新闻》报道）

苏共领导片面地任意决定举行筹备国际会议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日期、成员、性质、议题和召集程序，并把这些强加于其他兄弟党，随后又片面地任意推迟召开会议日期，临到推迟了的日期之前，又放弃了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计划等等，这一系列的经过，都暴露了苏共领导制订的计划的种种矛盾和混乱，同时清楚地证明它的大国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做法遭到了严重破产。尽管如此，苏共领导并没有彻底清算在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大国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计划，把三月一日会议的名称和步骤作了若干改变，以“协商会晤”的名义强行召开了会议，并企图使它合法化。

如果说赫鲁晓夫的下台，在所有的人面前显示了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推行的修正主义、大国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在政治上的破产，那么，主张“公开采取集体措施的时候已经到来”，并且企图召开以分裂为目的的国际会议，把现在的不团结状态进一步引导到最后分裂的



苏共领导所策划的这个片面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破产，就成了继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又一次破产、特别是它的大国主义的組織路线的破产。

我们党，到目前为止，不仅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表明了我们的见解，而且，同公开地宣传分裂主义的“国际会议”这件事相关联，还发表了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政治局声明《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的召开，不应当为了分裂，而应当为了真正的团结》、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赤旗报》社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不应当为了分裂，而应当有助于团结——日本共产党的建议》、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赤旗报》社论《再论世界共产党国际会议的问题》等，公开表明了我们的见解。围绕这一问题的历史事实证明，苏共领导在一年半的期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主张、用尽手段攻击对它提出批评的人、而要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计划，就其程序或者内容而言，都是完全非法的，也是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同时，历史事实还证明，在这些问题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各个党的批评，是有确凿的根据的。

分裂主义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失败，对于曾经希望赫鲁晓夫的分裂主义计划能够“成功”的志贺、铃木、神山、中野等人的“日本之声”一伙、内藤一伙、春日庄次郎一伙等所有的反党分子，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从一开始，就对苏共领导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主张，盲目地加以称赞，并且中伤和攻击我们党。志贺、铃木等人，去年七月发表了《必须迅速召开各国共产党世界会议》的声明，内藤等人也于去年九月，发表了题为《我们对于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态度》的特别声明，全面地支持由苏联共产党提出的召开“世界会议”和“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建议。他们热衷于支持这个为了分裂目的而制订的片面的计划，是因为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在日本共产党所反对的这种“会议”上使他们的“代表权”得到承认，创造使自己尽可能出人头地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志贺等人反复地强调说，“我们是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方面”，卑鄙无耻地自称是“日本共产党（日本之声）”；内藤等人说什么显然“现在的日共领导不能正确地代表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且主张有必要“确定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正常的团结关系”。

志贺在《日本之声》今年一月一日出版的一期上，公开地表明了下述希望：“国际共产党筹备会议将从三月一日起举行。代代木（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编者注）派在表明自己对这个会议的态度时，将会暴露出‘独立自主’的国际派别的真面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将会更加正确地发展。”

志贺等人，就是这样抱着一线希望，想通过“国际会议”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朝最后的分裂方向“发展”下去，以便于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公认”。这就暴露了反党分子的最丑恶



的分裂主义的本质，他们不是希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现统一和团结，而只是希望它朝着分裂的方向“发展”。

但是，他们的这种狂热的“希望”，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和这次“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失败，已经完全落空了。这是那些毫无原则性和自主性的叛党分子的必然的命运。

二、苏共领导召开的三月一日会议的基本性质是什么？

尽管召开这种所谓“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分裂主义的企图，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从苏共领导召集这次所谓“协商会晤”的经过来说，实质上依然是一次违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派别性会议，而决不是别的。明确地指出这一点，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我们党的义务和责任。

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所策划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向最后的分裂，这一点，只要看看下列事实就会毫无疑问：苏共领导不管任何党提出反对，也要强行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不仅如此，他们还企图把分裂的责任转嫁给反对召开会议的党，并且公开地说什么“拒绝参加会议，正是企图把分裂‘固定’下来”（见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真理报》社论）。这次的“协商会晤”，尽管在名称和形式上似乎同最初预定的“起草委员会会议”有所不同，但是，它的派别主义的本质却丝毫也没有改变。

这次会议，是苏共领导毫无根据地行使所谓“召集权”，恣意纠集二十六个党当中的一部分党而召开的。在这部分党里面，是以全面支持赫鲁晓夫提出的关于“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分裂主义建议的党为中心的，还有一些党对这次会议或者有条件地表示赞同，或者采取保留态度，但没有表示全面的反对。

这个会议，号称什么“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以便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是由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举行的普通的国际会议，但是，从这个会议的分裂主义的活动来看，这显然是盗用名义。这个会议，决不是一个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准则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换句话说，它只是以赞同苏共领导片面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那些党为中心的、一部分党的派别性会议而已。

同时，这个会议，也不可能是一九五七年宣言规定的比“根据需要”举行的两党会谈“更加广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因为，这个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讨论迫切的问题”和“调整共同斗争”，也不是从这个目的出发在应当邀请的范围内邀请兄弟党聚首一堂举行的争取团结的会议。这个会议，是以下述的党为中心举行的一次派别会议，这些党全面地响应苏共领导在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的问题上发出的关于举行二十六个党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非法呼吁。这个会议，从它的整个过程来看，不管怎样打扮，都不是根据宣言



和声明的准则举行的兄弟党的会议。

三月一日召开的会议发表的公报说：“充满着为了完成自己的伟大历史任务而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进行积极斗争的精神”。但是，不管用多么美丽的词藻进行掩饰，也不能掩盖这个会议是苏共领导盗用了非法的、没有根据的“召集权”，公然地、无原则地只把一部分党召集起来举行的会议。这个会议是不折不扣地“企图变相地使分裂局面‘固定’下来”的会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局面表面化的会议，它具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本质。当然，我们决不是把参加这个会议的一切党，都同苏共领导等量齐观。我们知道，参加这次会议的党中间，也有勇敢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并且没有与赫鲁晓夫的无原则的追随美帝国主义的行为采取同一步调的党。也许还有的党，对于赫鲁晓夫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大国主义和分裂主义计划，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批判，并且采取了同他不一致的态度。我们没有把这些党同全面地、毫无批判地追随赫鲁晓夫计划的人，混淆起来。尽管如此，为了真理，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的原则性的团结，我们不能不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一部分党即使因为主观上衷心希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而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签署了公报，或者有些党认为，只要不是“起草委员会会议”，即使是苏共领导召开的三月一日的会议，也不会是分裂主义的会议，或者认为正是为了使它不成为分裂主义的会议才应当出席，但是，这种善意也不能够改变这个会议的客观的本质。这个会议的基本性质，不是通过公报在文字上一般地强调团结就能决定的。因为片面召开这种“协商会晤”的一切经过本身，决定了这个会议的宗派主义的、分裂主义的本质。

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党反复地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一意孤行地召开“二十六个党组成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做法是错误的，并且强调指出把这种计划付诸实施就意味着把分裂公开化。苏共领导不仅不倾听这个意见，反而把它说成是什么不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或者把提这种意见的党说成是分裂主义者等，竭尽一切中伤、诽谤之能事来攻击他们，从而堵塞了团结的道路。而且，苏共领导为了以赞成举行“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党为中心，强制推行它的计划，以至于推迟会议日期，最后即使几乎到了不得不放弃这个“起草委员会会议”的计划的时候，也像在三月一日以前口头通知我们党那样，不是放弃他们原来的计划而与反对举行这个“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各国党进行协商，而是由苏共领导顽固地在三月一日召开了会议。从而在同反对他们片面地召开三月一日会议的一系列的兄弟党——其中包括占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人口的过半数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党——的团结中间设置了严重的障碍。这就是说，苏共领导事实上非法地把分裂局面强加于反对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兄弟党，并且自己一意孤行地召开了“把分裂局面‘固定’下来”的片面的会议。



既然不放弃赫魯曉夫提出的沒有根据的、錯誤的“起草委员会會議”的計劃，而且在与这个計劃不可分离的三月一日，以贊成这个計劃的党为中心强行召开了违反宣言和声明准則的會議，那么，不管这次會議的公报唱什么調子，从事实的經过来說，这不能不是一个硬把分裂局面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會議。何况，他們还自吹自擂地把这次會議說成似乎是在国际上具有正当代表性的“十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会晤”。既然像苏共領導所典型地表現出来的那样，強調會議的正当性和作用，从而对于爭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設置了新的障碍，那么，公开地明确地指出这次會議的宗派主义的本质，乃是各国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不可推卸的必要的任务。

三、关于“举行八十一党代表的預备性的协商会晤”的建議

对于召开国际會議的步驟，苏共領導在这次召开會議时提出了“最好”“举行八十一党代表的預备性的协商会晤”以代替“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的主张。苏共領導在美化这次举行的會議的同时，事实上早已把这个建議片面地强加給別人。

这次會議的公报这样写道：

“会晤参加者认为，积极而全面地筹备新的国际會議并在适当的时候举行这种會議，是完全符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的。

“为了召开和順利地举行新的會議，应当从內容方面和組織方面为會議作筹备，应当共同努力积极为所有兄弟党参加筹备工作創造有利条件，不倦地力求改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气氛。”

“会晤的参加者表达了意見：为了討論新的国际會議問題，最好是举行参加一九六〇年會議的八十一党代表的預备性的协商会晤。为了解决关于召开这种預备性会晤的問題，必須同所有这些党进行协商。”

在这里，至少表現在文字上，是把所謂“八十一党代表的預备性的协商会晤”作为一个“最好”的建議提了出来，而且，不管是否贊成这个建議都必須“同所有这些党进行协商”。当然，这个建議本身存在着很多問題。这项建議包括下列問題：在签署这个公报的党中間，有的党特別对于举行八十一党代表的預备性会晤的計劃，提出了否定的意見。然而，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已經出現了要把这个會議的建議当作大国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新武器加以使用的危险的迹象。

三月二十日，莫斯科的对日广播发表評論說：“由會議参加者提出召开會議和准备举行會議的条件的建議这种道路，是最民主的道路。这条道路准备让参加一九六〇年會議的党，都毫不例外地参与筹备和举行新的會議的工作。任何人也不会提出比这更民主的形式了。不



贊成这一点的人，是希望維持世界革命运动目前所出現的意見分歧，而同这个运动的利益毫不相干”。（据东京的《广播新聞》）

这种态度，用不着引用苏共领导对我们党以及我国民主运动进行大国主义和分裂主义干涉的事实，就给我们所作出的如下判断的正确性又提供了根据：苏共领导仍旧沒有改变一向所坚持的大国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錯誤路綫。

我们党批判苏共领导制訂的“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的计划，并主张进行必要的充分准备，同时在《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不应当为了分裂，而应当有助于团结——日本共产党的建議》（《赤旗报》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的社論）一文中主张：“至少要征得出席一九六〇年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所有的党互相同意，立即在必要的有关的党之間进行适当的协商，这是最好的和必要的。”

据我们今天看来，全面地完成有原則地、具体地克服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不团结的根源的任务，才能够使这种必要的准备工作取得进展。这些任务是：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在当前的迫切斗争任务上的共同行动；只要最初发动非法攻击的党不公开承认它的錯誤，就要根据必要来行使公开答辯和批判这种攻击的权利，为消除团结的障碍而努力；召开双边的以及多边的根据原則进行討論的会议，而不是像这次“协商会晤”那种派別性会议，等等。

然而，正如莫斯科的对日广播所表現的那样，苏共领导的論調，事实上完全不願意为团结进行必要的具体准备工作，而只把“八十一党代表的預备性的协商会晤”当作决定性的問題，甚至竟然把不能贊成举行“預备会议”的人竟說成是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毫不相干的，并把这种观点片面地强加于人，极力地攻击批判者。公报虽然写上了“必須同所有这些党进行协商”，但是实际上，苏共领导把在一部分党的派別性会议上片面决定的关于筹备国际会议的方法的方案，事实上用上述形式强加于人。

而且，任何人都明白，如果不进行那种为使所有的党都能够当前团结起来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就立即召开“八十一党代表的預备性的协商会晤”，那么即使称作“預备会议”，在事实上也不能不成为一个全体会议或近似这种会议的会议，而使分裂局面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公开的事实。从下述經過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頗有这种危险的：发表这个公报的会议召集人苏共领导，对于一系列兄弟党迄今所坚持的批判和主张（也就是根据在一九六〇年八十一个党会议上得到肯定的准則，为了团结，必須按照全体一致的原則来召开国际会议）沒有作出任何回答，相反地，却张口閉口叫嚷什么受到“絕大多数的党”的支持。

这样，尽管这个会议公报使用了許多爭取团结的詞句，但是，包括这个公报的起草过程在內，召开这个会议本身，正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背道而馳的。举行“八十一党代



表的预备性的协商会晤”这一建议本身，也早就被当作新的大国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武器而开始使用起来了。

假如苏共领导的同志们，为了正确地参加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而真正地像公报所说的那样认为“应当从内容方面和组织方面为会议作筹备”，那么，就不应该单方面地召开那种“起草委员会会议”。更何况是在用“协商会晤”这一名义强行召开了在本质上属于派别性的、分裂主义的会议的情况下，不论怎样使它合法化，不论怎样在这个会议所谓协商的基础上反复玩弄号召团结和统一的词句，也丝毫无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如果强行召开了这个会议的苏共领导真正地认识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削弱着它的团结，正在给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世界带来损害”，并且相信“各国共产党采取集体努力来改善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遵守所有兄弟党自主和平等的民主原则情况下的团结的必要性”，那么，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完全放弃要在片面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协商会晤”的基础上召开国际会议的企图，从由于策划这种会议而造成的一切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争取同所有兄弟党经过协商达到一致这一新的基础上，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为共同行动而努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参加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企图一边玩弄词句，唱“统一和团结”的调子，一边在实际上让分裂的既成事实累积起来，通过在这个基础上召开国际会议的分裂主义道路，来争取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是绝对不可能的。

四、公开论战和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问题

苏共领导从三月一日起召开的会议发表的公报，就公开论战问题说道：

“派代表参加这次会晤的各党表示了主张停止对兄弟党具有不友好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同时，他们认为，不互相攻击，用同志的方式继续就共同关心的当代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是有益的”。

这些同志，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但是，既然主张停止公开论战，那么，就不应该回避究竟是谁挑起了公开论战、并且对兄弟党进行了“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这样一个问题。

践踏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最先挑起“不友好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的，是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片面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赫鲁晓夫，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扩大到今天这种地步的，是片面攻击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发表的所谓《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苏共领导应该对公开论战承担全部责任。如果就与我们党进行的公开论战一事而言，最先挑起公开论战的，是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一九六



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文章《广岛之声》(茹科夫)，继之，是苏共领导单方面地公布了指責、攻击和中伤我們党的冗长的信件。这封信件的内容和公布的方式，都是企图顛覆我們党的领导的，是极其恶劣的。而且，这封信件的内容，是关于双方約定不公布的两党会谈的内容。我們党是在茹科夫的文章发表一年之后，是在《真理报》和莫斯科电台公然支持被我們党开除出去的反党分子志賀义雄之后，才被迫开始进行公开反駁的。

显而易见，苏共领导应该对于造成这种局面負全部责任。我們党提出的反駁，不仅是根据应有的权利，而且对于具体地揭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国主义、分裂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禍害以及从理論上和組織上爭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結都是必要的。那些长期只听到苏共领导的片面中伤和誹謗的国内外的人们，通过这场論战的全部过程已經可以了解到問題所在及真理在哪一方。

在自以为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开始挑起公开論战并且使它合法化，而当情况变得对自己不利以后，就声称要停止公开論战，这是十足的大国主义态度，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假如苏联共产党自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以来，不采取那种做法挑起公开論战并且不把意見分歧扩大到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关系上去和干涉其他党的内部問題，那么，即使有严重的意見分歧，也可以肯定，局面会朝着与現在不同的方向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結，也不会变得如此严重。但是，苏联共产党对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充滿謾罵和中伤的公开論战，从而，向全世界人民公开地提出了問題，并且公开地进行了爭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所指出的主要危險修正主义，已經使它的理論从最初对个别命題的論断发展成为系統地論述馬克思列宁主义各个領域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分清責任，不辨明与原則問題有关的爭論内容的是非曲直，只是主张停止公开論战，这不仅是不合道理的，而且也是无助于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以及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来爭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結的。

像公报所說的那样，为了“不互相攻击，用同志的方式”繼續交換意見，至少需要苏共领导对于悍然最先无理非法地攻击其他党以及对不追随它的党，极尽指責攻击之能事这种做法，首先断然承认錯誤。現在的情况，不是所謂“互相攻击”这种不明責任的东西，而是由以赫魯曉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承担全部責任的“片面攻击”和回敬它的正当的反駁。如果对于苏共领导及追随它的一部分党所进行的“片面的攻击”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局面不进行必要的追究和揭露，那么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公开論战”的問題。苏共领导当然应当对于向我們党以及其他兄弟党单方面进行的、违背兄弟党关系准則的攻击和干涉进行反省，并且至少对于最先对这些党加以非法的单方面的攻击这一点，应当积极地表示要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評。显然，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即使呼吁停止公开論战，也是毫不公正的。



法国共产党等几个兄弟党的领导也指名对我们党进行了誣蔑性的指責。我們党对这些指責还没有作出回答。如果这些党期望停止公开論战，那么，当然应该向我们党承认錯誤并进行自我批評。只要这些党不公开承认錯誤，我們党对此就要保留反駁的权利。

这次会议的公报似乎表明所有与会者都一致遵守宣言和声明中所規定的各国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希望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統一和团結。公报說道：

“会晤参加者主张严格遵守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会议确立的各党間的关系的准则，反对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内部事务”。

但是这番話，至少同苏共领导的同志們最近实际做的和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是完全相矛盾的。

《真理报》三月十二日的社論在贊揚这个公报时說：

“大家知道，一九六〇年声明中指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个共产党本着团結的精神，遵守各兄弟党在会议上共同确定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任务的估計和結論，不允許能够破坏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团結的任何行动。”

鉴于使日苏两党关系恶化的整个經過以及今天苏共领导依然采取种种手法对我们党繼續进行干涉的事实，我們严正地指出，苏共领导的同志們所公开宣称的不应当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完全不是共产主义者应具有的言行一致的态度。

苏共领导，在赫魯曉夫下台后，还一直繼續公开支持和援助根据党章被我們党正式开除出党的志賀义雄、鈴木市藏、神山茂夫和中野重治等反党分子对我们党进行破坏活动。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和莫斯科电台公开贊揚他們拼凑的反党組織“日本共产党(日本之声)”。去年十一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附属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甚至还邀請志賀义雄訪問了苏联。現在，志賀、神山、內藤、春日（庄次郎）等人，在参議院竞选中，以攻击我們党、阻撓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参三同志当选为目的，在东京地方区，共同推举神山茂夫作为候选人。苏共领导的同志們同这一伙人勾結在一起，繼續援助他們对我们党进行破坏活动。如果說，对兄弟党进行这种最明目张胆的破坏活动和搗乱活动，都不算是“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那么也許在世界上就不可能有“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的事情了。苏共领导不仅繼續援助志賀一伙人，而且正像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赤旗报》发表的評論員文章《普罗霍洛夫及其他方面对我们党进行的一系列新的攻击》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苏共领导对我们党仍然在进行着种种直接的攻击。

三月十二日《真理报》社論說，“为了創造解决分歧的良好气氛，苏联报刊有五个月沒有参加公开論战。”但是，我們党曾經反駁过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書記普罗霍洛夫的文章《无产阶级团結的伟大力量》，就是在赫魯曉夫下台后的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日出版的全苏工会



中央理事会的中央机关报《劳动报》上登载的。在那篇文章中，普罗霍洛夫书记甚至蓄意引用志贺、神山等反党分子攻击党的文章，对我们党进行了严重的攻击，说什么日本共产党的立场“违反日本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事实上是与日本垄断资本的立场一致的”，还说什么“日本共产党领导同压迫剥削日本工人阶级的人站在一起”。人们清楚地知道，在最近五个月内，除此以外，苏联还出版了很多攻击其他兄弟党的刊物。《真理报》社论所谓“苏联报刊有五个月没有参加公开论战”云云，只是隐瞒这些事实的虚伪说法而已。而且普罗霍洛夫的文章远远地超过了“公开论战”的范围，它是对我们党进行的令人不能容忍的诽谤。

关于苏共领导对我们党所进行的攻击和捣乱活动，我们还可以举出包括对在苏联的我们党的党员采取各种无理措施在内的许许多多事实。根据苏联共产党的请求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工作的我们党的一位同志，由于拒绝播送攻击我们党的文章，这本来是作为日本共产党党员采取的一种天经地义的行动，但是最近却不仅被莫斯科广播电台解雇，而且立刻被驱逐出苏联国境回国。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以及我国其他的民主运动方面，苏联的同志们，继续进行着无理的干涉和阴谋勾当。就日苏协会而言，苏日协会的领导干部赤裸裸地帮助建立分裂组织，恶毒地阻挠日苏两国人民的真正友好。他们一方面进行着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裂活动，一方面又在公报中说什么“把各国共产党联合起来的东西比当前把它们分开的东西要强大得多”，企图以此掩盖自己的分裂活动，这种行为是不能允许的。苏共领导对自己的行动佯作不知，并在写有“反对于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的公报上签字，又发表了《真理报》的上述社论。但我们首先同事实对照起来，对这些话的真实性表示根本不信任的态度，那是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在这一公报上签字的党，有的也是衷心希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不过，如果这些同志不只是希望实现一般的团结，而是希望克服实际阻碍着团结的原因，并在实际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那么，他们是能够了解我们上面提出的只不过是最低要求的要求的。

如果苏共领导有意遵守宣言和声明中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有意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那么就应当立即停止支持正在攻击我们党的反党分子、完全停止对我们党进行的破坏活动和捣乱活动，为改善日苏两党关系创造最低的前提。

这不单纯是我们党和苏联共产党的两党关系问题。今天，美帝国主义为了穷凶极恶地侵略越南，并对亚洲采取罪恶行为，正在同日本垄断资本狼狈为奸，拼命地破坏作为它的有力的据点的日本的反帝斗争。它们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力图削弱一贯反对它们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为争取建立反帝、反垄断资本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及其胜利而战斗的我们党。赖肖尔大使以及其他人都曾公开地讲过这一点。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中尝过苦头的美国统治阶级最害怕我们党壮大和恢复“反对日美安全条约保卫和平与民主国民会议”的活动以及加



强一切民主力量的統一和团結。正因为如此，他們采取一切手段，加紧对我们党进行攻击，策划破坏和分裂民主力量的团結的阴谋。从上述事实看来，我国的反党分子对我们党进行的无耻誹謗和破坏活动，以及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和其他运动中进行的分裂活动，实际上起着帮助美日統治阶级实现它們的目的的作用。而苏共领导通过在日本的苏共党员，公开支持这些反党分子，采取种种方法，明里暗里对我们党进行极端非法的捣乱和干涉，很明显，他們的这种做法，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美帝国主义，帮助它們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不論在口头上怎样強調“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而实际上在繼續进行有利于敌人的分裂和破坏活动，只要是这样，就不是真正地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苏共领导如果不认真地对这一点进行反省，那么，即使断言說它沒有资格談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和团結，也决不是过分的。

五、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結和面临的迫切任务

现在，由于美帝国主义野蛮地扩大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已經产生了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全亚洲的危险。这种严重的局势，强烈地要求国际工人阶级和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在国际范围内采取統一行动来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尤其是加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斗争，已成为最迫切的任务。

我们党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的《赤旗报》社論《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不应当为了分裂，而应当有助于团結——日本共产党的建議》中說：

“毫無疑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結，必須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为基础。因为，如果不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巩固的团結，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不可能完成变革世界的伟大事业，也无法正确地滿足全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迫切要求。

“我們必須早日实现这种真正的团結。但是，从现状来看，一举解决原則问题的条件是否已經成熟了呢？遺憾的是，我們认为这种条件还没有成熟。

“然而，在就原則问题能够达成一致協議的条件成熟以前，我們是不是不能够争取某种行动的統一呢？正如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的声明和宫本总书记在紀念建党四十二周年的演說中所提出那样，我們认为，即使围绕原則问题的公开爭論沒有最后解决，但是，为了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动派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具体表現进行斗争，各国共产党也需要根据‘宣言’和‘声明’争取当前的行动統一。

“我們认为，即使是通过爭論来探討真理，也应当努力争取行动統一，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进行斗争，而不允許帝国主义离間社会主义陣营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策划阴谋活动。这才是走向基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真正团結的现实道路。”



在现在的局势之下，正如我们党过去一贯建议的那样，一方面要通过原则问题进行必要的、恰当的争论来探讨真理，同时也要立即采取有效的共同行动同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斗争，这是非常重要的。不为此作出认真的努力，就担负不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所赋予的艰巨责任。我们党的这个建议的正确性，今天已经得到越来越清楚的证明。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协商会晤”的公报，也不能完全避开现在的严重局势所表明的问题。

众所周知，我们党在反对关于召开分裂主义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建议的同时，强调采取共同行动同以美国为首的战争和侵略势力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并建议召开为此而争取缔结协定的国际会议，而苏共领导最初采取的态度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追随苏共领导的我国的反党修正主义者，也攻击我们党的建议，把它说成是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同国际民主运动的统一行动问题混同起来了。

但是，“协商会晤”的公报也不得不写上号召加强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进行斗争和加强国际团结的内容，并且强调“在争取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

这样，在发表有关越南问题的声明的同时，会议的公报不得不强调同帝国主义的斗争，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得不谈到为此在当前采取统一行动的问题，这件事情由于苏共领导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就更显出它的突出的特点。因为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对帝国主义作出无原则的妥协——赫鲁晓夫美化帝国主义的领导人和提出视察古巴问题，缔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等，才是扩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不团结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因为苏共领导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给我们党的信件中，曾经提出既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违反事实的主张，说什么帝国主义者“已经丧失了实行‘实力地位’政策的物质基础”，“已经接受了同各国间的和平共处”。这表明，目前在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凶恶的侵略本性的侵略越南的战争面前，苏共领导也已经不能够用以往的形式来公开地维持它那种不负责任的美化帝国主义的论调。这还表明，苏共领导已经不能够照样硬推行过于露骨的分裂计划，而同以前的态度相反，如果不部分地、支离破碎地写上一些关于争取当前的统一行动这一任务的重要性的主张，就不能表明它们希望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态度。

那么，苏共领导开始申明这种主张，是否意味着实际上消除了实现我们党所提倡的那种行动统一方面的障碍呢？而且，是否意味着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已经减少了呢？

不，恰恰相反，国内国外的各种事实表明，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仍然是加强各国人民反帝斗争和加强他们的团结方面的主要障碍。



自赫魯曉夫上台以來，蘇共領導所奉行的向美帝國主義作無原則的妥協的政策，如散布美化美帝國主義的論調和締結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等等，起到了如下的作用：即讓美帝國主義利用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不團結，助長了它在當前以亞洲為最主要的中心進行戰爭和侵略的氣焰，削弱了各國人民的反帝鬥爭。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而且，儘管修正主義者把肯尼迪和約翰遜當作“明智派”而加以美化的幻想受到很大的打擊，但是，美化美帝國主義，並迴避同它進行鬥爭的這種修正主義禍害，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美帝國主義現在在越南進行無恥的犯罪的侵略戰爭，從根本上來說，依然是利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不團結，並且對現代修正主義的無原則的“美蘇合作”政策寄予期望。這是明擺着的事實。而且，看一看去年“東京灣事件”時赫魯曉夫贊成把這個問題提交聯合國的事例以及最近的幾件事情，也就會明白，美帝國主義的這種期望現在也還是有一定的根據的。

如果真的像公報所說的那樣，蘇共領導是希望加強同帝國主義、特別是同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的“共同行動”，那麼，它就不應該在美帝國主義越來越殘暴地擴大侵略戰爭的嚴重形勢下，於三月一日召開那種分裂主義的會議。我們認為，美帝國主義在這個會議開幕的第二天，即三月二日，在間斷二十天以後又重新恢復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大規模轰炸，並非偶然。顯然，召開企圖使分裂公開化和使分裂局面“固定下來”的“協商會晤”這件事情本身，就產生了鼓舞美帝國主義的結果。

此外，修正主義強迫世界和平運動支持美、英、蘇三國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用贊成還是反對它的辦法來分裂和平運動這種禍害，就是現在也還廣泛地深刻地存在着，並且仍舊妨礙着對美帝國主義今天的侵略行為採取統一行動。例如，蘇共領導近幾年來一貫同我國的分裂主義勢力攜手合作，而這些勢力企圖把日本的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改變為不同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進行鬥爭的運動。在去年的第十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上，蘇聯代表團退出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而參加“三縣聯”舉行的分裂大會。蘇聯和平團體的有關人員，在那以後仍繼續參與“禁止原子彈氫彈國民會議”的領導機構等所策劃的分裂日本和平運動的陰謀活動。這樣，在他們同日本的分裂主義勢力攜手合作，繼續採取妨礙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的統一和團結以及妨礙它朝着反帝、和平的方向發展的行動的情況下，不管他們怎樣號召加強反帝鬥爭，也是不會得到戰鬥的日本人民的絲毫信任的。我們要再一次在這裡指出，蘇共領導同右派分子——他們在日本人民為反對美帝國主義而進行的勇敢堅決的鬥爭中起着分裂和搗亂的作用——還在繼續攜手合作。

蘇共領導最近反復地聲稱蘇聯政府正在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國。不消說，對於遭受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援助，這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個成員應盡的義務。如果這種援助是無私的、積極的，我們熱烈歡迎。但是，僅用這一點，是迴避不了對於三月一



日的會議問題以及对于苏共領導繼續对我国（党内事务）进行的无理干涉和分裂活动等所作出的一系列评价的：即这些分裂主义的活动鼓舞了美帝国主义，鼓励了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

这一切，引起人們产生下列疑問是很自然的。这些疑問是，苏共領導究竟是真正地重視在同美帝国主义进行的斗争中实现統一和团结呢，还是比这种統一和团结更加重視继承赫魯曉夫路綫和維持自己的大国主义的体面呢？或者，就像掩盖它們至今仍在繼續推行对我们党的分裂主义的計劃那样，把爭取統一和团结的呼吁，作为一种“隱身草”而加以利用呢？

今天，采取种种形式来阻撓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共同行动的，無論在国际上或在國內，都仍然不外乎是现代修正主义，因此，很显然，如果要认真地爭取实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当前的行动統一，就必须越来越坚决地、始終一貫地加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如上所述，我們党进行了反对国内外现代修正主义的不妥协的、有原則的斗争，一貫反对苏共領導关于召开国际會議的大国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建議，同时，建議召开爭取在当前統一行动方面达成協議的国际會議。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的《赤旗报》社論是这样說的：

“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致最后分裂的‘国际會議’，目前还没有举行，因此，現在为时还不算晚。我們广泛地向各兄弟党建議，停止召开基于片面的沒有根据的建議和方法而举行的‘国际會議’——事实上，这种国际會議必然是有害于团结的，同时建議筹备一个这样的国际會議：討論关于团结一致、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所明确規定的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正在进行的侵略活动开展斗争的、具体的共同行动的問題。”

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論战問題，又不能一举爭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团结的現时情况下，像我們党所主张的，为了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和侵略势力进行斗争，加强当前的团结，并且召开以此为目的的国际會議仍然是重要的，最近的形势越来越证明它的紧迫性。而且，如果全体兄弟党至少以严格遵守由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規定的兄弟党之間关系的准則为基础，正确地恢复团结而充分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那么，即使不等到全面解决爭論的問題，召开这种會議来加强旨在对付共同敌人的当前的团结，也是可能的。

我們党根据同样的基本立場特別強調，不管举行或不举行这种国际會議，立即需要努力实现的是，对于企图扼杀亚洲民族解放运动、蹂躪世界和亚洲和平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争进行共同斗争。

从迄今为止的經過情况看来，現在要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和团结的事业全面地从当前的行动統一向真正的团结发展，必須重視如下的問題：

第一，以赫魯曉夫为核心的苏共領導所策划的分裂主义的“国际會議”和为此目的而召开



“起草委员会会议”等片面的计划，是毫无原则的，它蹂躏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原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对此，要再一次按照事态的经过，全面地加以明确，并且从此引出正确的教训，完全停止执行这种导致分裂的计划。只要一部分同志制造各种借口，想继续坚持这种实质上是分裂的计划，那么，要正确地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第二，如上所述，苏共领导必须承认在赫鲁晓夫的指挥下迄今为止对我们党以及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一切蛮横无理的、片面的攻击的错误，立即停止它一直在进行的对我们党的破坏活动和对其他兄弟党的一切蛮横无理的干涉。而且，那些曾经对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国共产党等进行过蛮横无理的片面攻击的党，应当同苏共领导一起明白地承担其责任，从而创造使举行必要的两党会谈成为可能的气氛。这对于正确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不团结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党从过去一直坚持下来的旨在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一贯立场出发，再一次强调，要把为保卫各国人民迫切的利益所需要的各国共产党的行动的统一，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迫切任务。

最后，我们向期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期望国际工人阶级以及和平民主力量为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和侵略势力而进行统一斗争的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呼吁：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对美帝国主义以扼杀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为目标进而蹂躏世界和亚洲和平的侵略越南的形势，应当立即起来一致进行斗争，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要求美军立即撤出越南；

在国际民主运动中，也要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为目标，共同努力，开展共同行动；

关于筹备“通过协商途径得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的国际会议，应该根据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原则采取必要的步骤，充分地进行必要的协商，以便作为一个整体来更加有效地开展上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行动。

同时，我们党向期望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立场的所有共产党、工人党呼吁，进一步加强反对造成和扩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团结的根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我们党表示今后要更加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保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为加强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全党一致，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原载 1965 年 4 月 13 日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



江苏省农业中学创办七周年

陈 光

一九五八年江苏省创办的农业中学，在党的领导下，在半耕半读的道路上，走了整整七个年头了。

农业中学，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学校，是教育事业的新创举，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这种新型学校，经过前几年的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特别是去年下半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加强对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的领导以来，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七年来，江苏省的农业中学，为广大贫农下中农敞开了大门，使五十多万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获得了升学的机会。过去中等学校分布不合理，主要集中在城镇，进不了农村，农村也留不住中学生，现在这种状况已经改变了。农业中学办到了农民的家门口，贫农下中农正在逐渐成为文化的主人。

七年来，江苏省的农业中学，已经向农村人民公社输送了四十多万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有一定文化技术水平的新人。他们既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又不同于一般的农民。他们能文能武，又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能够虚心地向群

众学习，与广大贫农下中农打成一片。他们毕业以后，有的当了生产队长、会计和记工员，有的当了农业技术员，有的当了电灌技工、拖拉机手、电耕犁手，还有的当了耕读小学的教师。他们活跃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之中，在各个方面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受到广大贫农下中农的称赞。贫农下中农说，农业中学的学生“顶事，派用场，信得过”，是“茅棚里出的凤凰”。有了这一批新人，老一辈的革命传统和生产经验，后继有人，而且可望青出于蓝。

七年来，江苏省的农业中学，已经逐步培养出一支革命化的、劳动化的、同广大贫农下中农有密切联系的教师队伍。一部分原来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教师，现在已经学会了不少农活。一部分原来教学能力较差的教师，现在已经能够熟练地进行教学。一部分原来不安心在农村的教师，现在爱上了农业中学。群众称他们是“教书的好先生，种田的好把式”。他们的革命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全日制学校教师的革命化。

七年来，江苏省的农业中学，经过不断的实践，在建校原则、办学路线、办学方向



和党的领导等方面，已经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这就为进一步推行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资产阶级教育家曾经断定，农业中学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他们算错了。七年来，农业中学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尽管在前进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风浪，但是，它代表了今后教育的发展方向，为广大群众所迫切需要，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了的。现在，它不但坚持下来了，巩固下来了，而且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办好农业中学是广大 贫农下中农的迫切要求

积极地逐步地发展半工（耕）半读的教育制度，是我国教育战线上的一项战略性措施。以半耕半读为特点的农业中学，它的优越性在于：有利于多快好省地普及中等教育，最大限度地满足贫农下中农子女的学习要求；有利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化，知识分子的劳动化；有利于从根本上消灭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作准备。

教育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教育要适应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服务。毛泽东同志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①。这是我们对于

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一定要成为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强有力武器，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我们农村的教育事业，必须首先为贫农下中农服务。贫农下中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贯彻党的依靠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路线，不仅要在政治上、组织上表现出来，而且要在文化上、教育上表现出来。我们要千方百计地让贫农下中农的子女多读些书，逐步掌握科学和文化知识。在旧社会，广大贫农下中农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同时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世代受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愚弄，吃尽了苦头。解放以后，广大贫农下中农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也有了改善，但是，文化落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过来。有些生产队，由于贫农下中农识字不多，文化不高，不能担任会计、记工员和保管员等重要职务，而影响到集体经济的发展 and 巩固。广大贫农下中农在实际生活中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要擎牢无产阶级的印把子，不仅要握紧枪杆子，而且要掌握笔杆子，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正因为这样，贫农下中农有掌握文化的强烈愿望。他们十分欢迎办农业中学，迫切希望自己的子女通过半耕半读，不花钱或者少花钱，而受到中等以上的教育。七年来，农业中学所以吹不散、砍不掉，就是因为有广大贫农下中农的支持，有深厚的阶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56—657页。



基础。因此，办好农业中学，积极推行半工（耕）半读的教育制度，实质上就是在教育战线上贯彻阶级路线的问题，是关系到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问题，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是积极地去办好农业中学，能不能满足贫农下中农的文化翻身的愿望，是一个有没有群众观点和阶级观点的问题。

我们农村的教育事业，必须为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服务。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新技术的推广，农村迫切需要大批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需要有懂得气象、水利、土壤、农学、植保、兽医等农业科学知识的人，需要有懂得开机器、修机器等技术的人，需要有懂得管账、理账、经济核算等财务管理的人，还需要许多办教育、办卫生事业的干部。据南京市郊区牌楼农业中学的调查，目前牌楼公社迫切需要各种初级技术人员二百二十六人，特别是缺少机械手、水利技术员和兽医。要培养这些人才，光靠普通中学和高等学校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必须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办好全日制学校和各种业余学校的同时，积极办好农业中学，推行半工（耕）半读的教育制度。七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多快好省的办法，国家花钱少，家长花钱少，而培养出来的学生，政治思想过得硬，阶级立场过得硬，体力劳动过得硬，生产技术过得硬，同时，在学习期间，又为集体创造了物质财富。

我们农村的教育事业，必须为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也必须为从根本上消灭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创造条件。我们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三个差别，实现共产主义。要消灭这些差别，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不能坐等它的到来，必须在社会主义阶段，从现在开始，就为逐步消灭这些差别努力创造条件。办好农业中学，推行半工（耕）半读的教育制度，就是从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上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革命措施。七年的实践证明，农业中学和其他半工（耕）半读的学校，在培养学生时，由于坚持了知识化和劳动化相结合，因而十分有利于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有利于促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逐步消灭。因此，办好农业中学，推行半工（耕）半读的教育制度，不仅在现在这样的生产水平和人民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有着巨大的作用，就是在生产有了更大发展、人民的经济能力有了更大提高的情况下，也有着巨大的作用；不仅是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计，而且是关系到建设共产主义的大计。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是积极地去办好农业中学，是一个有没有阶级斗争观念的问题，也是一个有没有政治远见的问题。

所有这一些，都说明办好农业中学，推行半工（耕）半读的教育制度，是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的，是符合广大贫农下中农的利益，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利益。



农业中学是在无产阶级教育思想 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斗争中 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当前，在教育战线上，也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教育路线、两种教育思想的斗争。农业中学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支持，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进行一次又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的过程。

江苏省的农业中学从创办之日起，人们对它就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两种不同的态度。广大贫农下中农和革命干部，热烈欢迎和支持这种创举，称赞农业中学是“贫农下中农的学堂”、“红色的学校”、“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基地”。有一小部分人却摇头，看不惯，嘲笑农业中学“不正规”、“不像样”、“办不好”、“办不长”，说什么“三不像”——学校不像学校，教师不像教师，学生不像学生，说什么“文不文，武不武，两头落空”。在农业中学整顿、巩固、提高的过程中，广大贫农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坚持要办下去，办到底。有一小部分人却极力主张少办不办，主张向全日制学校看齐，说什么办农业中学是“方向不对”，“不合乎客观需要，没有发展前途”。当农业中学坚持下来，而且向各方面输送了大批人才以后，广大贫农下中农和革命干部，说农业中学的学生“顶用”，有一小部分人却说农业中学“出不了人才”，等等。这个斗争过去没有间断过，在今后相

当长的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

农业中学究竟“正规不正规”、“像样不像样”？对什么叫做“正规”，什么叫做“像样”，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看法。在资产阶级看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才“正规”，教学脱离实际才“正规”，教师和学生不参加劳动才“像样”，校舍精美、设备齐全才“像样”。反之，如果学生又读书又种田，教师又教书又劳动，教学结合实际，就是“不正规”，校舍设备因陋就简，就是“不像样”。在无产阶级看来，半工（耕）半读的学校制度，同全日制学校制度一样，是正规的教育制度；农业中学同全日制中学一样，是正规的学校。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要“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①。马克思还指出：“这种教育对一切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都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增进社会生产的一个方法，并且是唯一的生产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方法”^②。在半耕半读学校里，学生实行半耕半读，教师实行半耕半教，正是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根本标志。因陋就简，自力更生，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具体表现。这样的学校，就是社会主义的正规的学校。反之，即使有“像样”的校舍设备，有所谓“正规”的课程，有所谓“像样”的教师，如果师生脱离生产劳动，鄙视劳动人民，那么，不论是半日制还是全日

^①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8页。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22页。



制学校，都是不正规、不像样的。我们要打破资产阶级办教育的老框框，打破资产阶级的“正规”、“像样”的观念，树立无产阶级的“正规”、“像样”的观念。当然，从农业中学本身来说，它跟其他新事物一样，开始总是不完善的，有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我们不能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要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对待农业中学在前进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问题，决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挑剔夸大，而应当抱着满腔热情的态度，爱护它，支持它，帮助它克服缺点，使它逐步完善起来。

农业中学究竟能不能培养出人才来？要造就什么样的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目标。资产阶级要培养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剥削者和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人，无产阶级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资产阶级看来，参加体力劳动是浪费时间，只有教育脱离生产劳动，只读不耕（工），才能使更多的知识，才能培养出人才来。在无产阶级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全面发展。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这两部分，通过读书，接受间接经验，能够增长知识，但是光读书是不够的，是不能取得完全的知识。毛泽东同志在二十多年以前就说过：“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他还说：“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

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①半耕半读的农业中学，学生又读书又劳动，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相结合，就可以避免这些弱点，获得完全的知识，促使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培养出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的新人来。农业中学的七年实践，不是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吗？

农业中学究竟是不是发展的方向，有没有发展前途？在资产阶级看来，农业中学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根本不必办，即使办了，也只是临时措施，权宜之计，是寿命不长的，将来总是要向全日制学校看齐的。在我们看来，农业中学的创办，不是偶然的，是积多年办学的经验，深感农业中学是能够很好地解决教学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的倾向，很好地解决学生参加体力劳动、从事农村建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问题而找到的一条正确的道路。农业中学和其他半工（耕）半读学校一样，既充分体现了党的教育方针，又合乎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它是有强大生命力的，是万古千秋的。在今后若干年内，我们一方面要对现行的全日制学校制度继续进行改革，认真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20、818页。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另一方面，又要发展半工（耕）半读的学校。半工（耕）半读的教育制度，必将逐渐成为我国教育制度的主体。

对待农业中学的两种不同态度，实质上是反映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条教育路线、两种教育思想的斗争。那些说农业中学“不正规”、“不像样”、“培养不出人才来”、“没有发展前途”的人，归根到底，实际上是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反对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反对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在这一小部分人中间，有资产阶级教育家，有具有浓厚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也有一些是受习惯势力的影响、一时认识不清的人。从目前看来，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还是属于认识问题。这些人摆脱不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影响，冲不破习惯势力的束缚，眼界放不宽，思想不解放，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对待这一新生事物。但是，值得警惕的是，阶级敌人也千方百计地、别有用心地攻击和反对农业中学，企图改变农业中学的方向。

七年的实践证明，不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农业中学就不能得到发展和巩固。当我们对这个新型学校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认识上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就泛滥，农业中学的发展和巩固就受到影响。当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斗争的时候，农业中学就得到蓬勃发展。因此，要办好农业中学，领导干部、教师和学生

都必须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牢固地确立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

农业中学要坚持依靠集体、 依靠群众的办学路线

农业中学不同于国家办的全日制学校，也不同于工厂、企业和机关办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业余学校，它是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下由劳动人民自己办的学校，直接为人民公社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一定文化技术水平中、初级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七年的实践证明，农业中学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发挥贫农下中农的办学积极性，才能排除万难，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农业中学是人民公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贫农下中农的集体事业，必须依靠集体办学。只有这样，办学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才能比较顺利地解决。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完全有责任积极关心农业中学的成长和发展，要不断地给予精神上的支持，鼓励师生发扬革命精神，自力更生地克服一切困难。同时，也要给予必要的物质上的支持，例如给一部分生产土地或者少量试验田，拨一部分公房，等等。这些物质上的支持，只要条件许可，集体和群众自愿，是完全合理的，不应该有任何非难。

农业中学是贫农下中农自己的学校，必须调动贫农下中农的积极性，依靠贫农下中农办学。贫农下中农是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也是农村中发展教育事业、办好农业中



学的最有力的支持者。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学校的一切重大问题，例如建校、聘请教师、招收学生、生产劳动、教学计划、经费收支等等，都置于贫农下中农的监督之下，使学校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贫农下中农的手里。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办学，就必须关心贫农下中农，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要求，千方百计地使他们的子女得到入学的机会。从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以来，我省的许多农业中学，都建立了以贫农下中农为主的办学委员会，加强了同贫农下中农的联系；今年以来，又强调了各级贫农下中农协会筹备委员会要抓农业中学，要抓贫农下中农子女的入学升学问题。这样，就使得农业中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使得贫农下中农成分的学生的比例大大增加了，使得办学方向更加对头了。贫农下中农说得好：“过去是地主富农做校董，贫农下中农子弟关在门外，现在是贫农下中农办学校，学校有什么困难，我们支持解决。”

农业中学是新型的革命学校，必须发扬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革命精神，坚持“穷办学”，反对“富办学”。勤俭朴素，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铺张浪费，追求形式，是资产阶级的腐败作风。农业中学只有坚持勤俭办学，才能生根立足于贫农下中农之中，才能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才能节省国家和集体的开支，减轻家长负担。我省的农业中学，在创办初期，都是勤俭起家、自力更生的。没有校舍，师生就自己动手盖，没有桌椅，就垒泥台。去年下半年新发展的许多队办农业中学，也都是因陋就简，不要国家的支持，自己动手搞起来的。正因为学

校是自己动手建的，所以，尽管设备很简陋，师生都很热爱自己的学校。有的学生说：“土桌土凳土瓦房，新人新事新学堂，半耕半读无限好，党办农中好主张。”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勤俭朴素、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这个传统。

农业中学要坚持半耕 半读的办学方向

半耕半读是农业中学的最主要的特点。能不能坚持半耕半读，是农业中学能不能巩固、能不能发展的关键之一。

农业中学只有实行半耕半读，才能使学生在学期间既获得精神财富，又创造一定的物质财富，既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又从劳动实践中学到生产技术。如果只读不耕，或者只耕不读，都不可能满足贫农下中农子女的学习要求，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新人来。七年的实践证明，农业中学坚持半耕半读，就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离开了这个正确的方向，就会走到斜路上去。

农业中学通过半耕半读，要逐步做到：学生在校劳动和回队劳动的收入，能够解决学校的行政经费和教师的工资开支，能够解决贫农下中农子女的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用。这样，就能够进一步减轻学生家长的负担，使更多的贫农下中农子女获得入学的机会，也就能够使学校越办越巩固。铜山县黄集农业中学，七年来坚持大搞农副业生产，基本上做到了生产自给，成为“大水冲不垮的铁农中”。学生家长都感动地说：“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学校，读书不花钱，这都是托毛主席的福呀！”



江苏省的农业中学,經過七年的实践,在坚持半耕半讀方面,已經有了一些好的經驗。

第一,办学和劳动的形式,因地制宜,灵活多样。目前我省的农业中学,大体上有四种形式:一种是以一个大队建校,学生“学习在校,劳动在队,食宿在家”。一种是以几个大队联合建校,学生也以回队劳动为主。一种是以一个公社建校,学生部分住宿,部分走讀,在校劳动和回队劳动相結合。一种是以几个公社联合建校或国营場圃建校,有較多的生产土地,学生集中在学校学习和劳动,实行生产自給。从現在看来,今后发展农业中学,一般以几个大队联合建校为好,一是学生来源寬广,有利于学校的巩固和发展;二是学生能够回队劳动,有利于耕讀結合;三是学額足,有利于节省教师,有利于教学,有利于減輕家长負担。以一个大队建校,虽更便于学生回队劳动,但长期办下去,学生来源不足,家长負担就会相应地增加,势必会影响到学校的巩固。因而,片面地、一律地強調越小越好是不对的。至于后两种形式,比較适宜于在地多人少的地区,交通不便的山区、水网地区和农場、林場办学。因此,办学和劳动的形式,一定要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有利于耕讀結合出发,从有利于学校的巩固和发展出发,不能主观决定。

第二,教学和劳动的时间,按照“农闲多学,小忙少学,大忙不学”的原则,妥善安排,做到耕讀并重。七年的实践证明,农业中学不能按老規矩办事,像全日制学校那样放寒暑假,也不能不管农忙农闲,机械地采取半日制、隔日制的办法。只有根据农事

季节,农闲多学,小忙少学,大忙不学,才能真正做到耕讀結合。采取这个办法,全年教学大約六个月时间,劳动大約五个月时间,休假大約一个月时间。現在,有些农业中学,又取消了星期制,实行了节令制,按二十四个节令,来安排教学、劳动和休假,受到了广大貧农下中农的欢迎。

第三,開設課程和教学內容,坚持少而精,理論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使学生学得活、懂得深、記得牢、用得上,真正学到东西。我省农业中学,一般開設了政治、語文、数学、农业知識等四門課程。在教学內容上,加强了与农村生产、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应用文、珠算、簿記、統計、毛笔字和各种基本生产技术的教学。在教学方法上,采取了教学、生产劳动与科学实验三結合,教师、学生与老农三結合,学校、生产队和农村“四站”(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机电排灌站、畜牧兽医站)三結合等理論联系实际的方法,为学生打好两个基础:一个是中等文化知識的基础,一个是农业生产知識和技能的基础。

我省許多老的农业中学,在改进教学方面已經作了不少努力。南京市郊区牌楼农业中学,采取了許多活学活用、学用結合的方法,使学生做到一心务农,学会一套农活,一笔好字,一手算盘。江阴县西石桥农业中学,成立了农业气象站、良种繁殖站、畜牧兽医站和病虫害测报站,既有利于生产,又促进了教学。邗江县施桥农业中学,改革了考試制度,提出了“基础知識书面考,实用知識应用考,生产技术操作考”的办法,考应用文,就要学生写簡易的調查报告和增产



计划，考农业知识，就要学生到田头实地操作，请老农评议成绩。不少农业中学还聘请有生产经验的贫农下中农，担任农业知识课的教师，体现了教学上的群众路线。这样，把课上活了，把知识教活了。教出来的学生，贫农下中农给他们的评价是：“耕田像样，栽秧成行，笔下来得，算盘清爽”。

七年的实践证明，半耕半读不仅不会妨碍教学，而且更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搞好教学。农业中学学生一边劳动，一边读书，能够带着生产中的问题来学，又把学到的知识迅速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教师一边劳动，一边教书，能够通过生产实践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又能够在实践中积累丰富的活教材，以充实教学内容。这样，耕中有读，读中有耕，教学和生产劳动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农业中学的教师，要善于向全日制中学的教师学习业务知识和教学经验，但是，切不可机械地搬用全日制中学的一套做法。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半耕半读的特点，吸收有用的东西，抛弃不适用的东西，发展特有的东西，逐步认识和掌握半耕半读学校教学工作的规律性，摸索和创造出适合自己情况的做法来。

第四，又抓教学，又抓劳动，又抓在校劳动，又抓回队劳动。我省少数农业中学是以在校劳动为主，多数农业中学还是以回队劳动为主，或者在校劳动与回队劳动相结合，以在校劳动的收入养校，以回队劳动的收入解决学生的生活费用。因此，教师不仅要抓好学生的在校劳动，而且要抓好学生的回队劳动，不能出了校门就不管。为了保证学生农忙回队劳动期间，积极参加劳动，学习生

产技术，就必须做家长的工作，做生产队干部的工作，根据学生年龄的大小和劳动力的强弱，落实学生的基本劳动日，定期进行检查和考核。邗江县施桥等农业中学，推行了校外生产队辅导员制度，为每一个学生聘请了政治思想好、有生产经验的贫农下中农当辅导员，使学生回队以后能够学到农业生产技术，受到贫农下中农优良品质的熏陶。这样，学生通过农忙回队劳动，一般都能做到五、六百个工分，基本上可以自己解决学习费用和大部分生活费用，学校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此外，农业中学的生产园地，要努力成为科学实验的场所，成为高产的样板，成为推广新技术的基地。吴县建设农业中学，校内生产搞得很好，公社在他们那里先后召开了十多次现场会议，推广了他们的山芋快速育苗、山芋窖藏、果树芽接等先进经验，成为传播先进技术的基地。

建立一支半耕半教的、 革命化的教师队伍

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要依靠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教师来办。要办好农业中学，必须有一支半耕半教的、革命化的教师队伍。

办农业中学，推行半工(耕)半读的教育制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项革命。当农业中学教师，就是来干革命的。农业中学的教师，又抓教学，又抓劳动，还要做大量的群众工作，工作是很辛苦的。学校没有现成的校舍，齐全的设备，一切都要发动群众用双手逐步建造起来，条件是很差的，困难是很



多的。如果他们不是为革命而来，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来，为贫农下中农服务而来，而是抱着个人主义的目的而来，那是坚持不下来的。只有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确立革命的雄心大志，确立全心全意为贫农下中农服务的思想，带着革命精神来办学，带着阶级感情来办学，才会热爱这个事业，克服办学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把学校办好。

农业中学教师要革命化，首先必须劳动化。学生半耕半读，教师必须半耕半教。只有坚持参加体力劳动，实行半耕半教，才能更好地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提高觉悟，改造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改进教学，真正培养出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的学生来；才能成为学生的表率，形成新型的师生关系。如果脱离生产劳动，不实行半耕半教，既不能很好改造自己，也难以教好学生。因此，实行半耕半教，是农业中学教师革命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农业中学的教师，今后还应当逐步做到，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一部分生活费用，以减轻贫农下中农的负担。教师实行半耕半教，既要解决认识问题，还要有具体措施，有劳动指标和劳动考核制度，一个教师全年一般要保证有三、四个月的劳动时间。同时，农业中学的教师，要积极参加农村的各项政治活动，接受阶级斗争的锻炼。目前农村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农业中学教师接受锻炼和考验的大好机会。农业中学的教师，只有懂得当前农村的阶级斗争，学会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进行有力的批判，才能真正办好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

现在我省农业中学的教师，许多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就一直坚持在这个岗位上的。七年来，农业中学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他们经受锻炼，在政治思想上和业务上迅速成长的过程。在党的领导下，在农业中学的革命熔炉中，他们逐渐加深了对农村的热爱，树立了全心全意为贫农下中农服务的思想。他们同学生的关系，民主平等，亲密无间。教师一方面教育学生，另一方面也向学生学习，虚心接受学生的意见，运用学生的生产知识来弥补教学上的缺陷，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七年来，他们中间已经涌现了不少先进分子。邗江县方巷农业中学副校长吴守立，在创办农业中学时，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初中毕业生，但是，由于他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家庭，对贫农下中农迫切要求掌握文化的心情有着深刻的感受，因而，他在重重困难面前，从不灰心丧气，想尽一切办法，把学校办得越来越有生气。铜山县黄集农业中学教师叶国英，原来是个苏南的城市姑娘，一九五八年高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到生活比较艰苦的徐州地区担任了农业中学教师。七年来，她一直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不怕脏，不怕累，坚持走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道路。她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和其他教师一起努力，使这个学校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她先后被选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像吴守立、叶国英这样的教师是很多的，他们为农业中学的成长和巩固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从去年以来，我省农业中学又充实了大批新的教师，他们大部分是插队和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他们一般都参加过生产劳动，有办好农业中学的



热情。这是一支十分可贵的队伍，只要我们加强领导，这支队伍一定能够朝着革命化、劳动化的方向不断前进。

农业中学教师，要进一步革命化、劳动化，必须努力做到“四好”：第一，思想好。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同一切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斗争；要热爱农村，热爱农业中学，全心全意为贫农下中农服务；要红在农中，专在农中。第二，劳动好。要不怕脏、不怕累，坚持参加体力劳动，实行半耕半教，努力掌握当地基本的农活技术，成为劳动化的知识分子。第三，教学好。要密切联系实际，敢于改革，善于创造，不断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积极探讨适合于半耕半读的教学方法。第四，作风好。要坚持勤俭办学，民主办学，在校外要密切联系群众，与贫农下中农打成一片，在校内要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农业中学的教师，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半耕半教，投身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一定会逐渐成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新型教师的先锋，成为广大教师革命化、劳动化的榜样。

进一步加强党对农业中学的领导

办好农业中学，推行半工（耕）半读的教育制度，是全党的事业。七年实践证明，农业中学的巩固与发展，始终是跟党的领导分

不开的，是跟各有关部门的密切协作和配合分不开的。要把农业中学办得更好，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的作用。

对于农业中学，对于半工（耕）半读的学校，是赞成还是反对，是采取积极发展、积极办好的态度，还是采取消极应付、不去办好的态度，是满腔热情地扶植它、支持它，还是站在旁边评头品足，或者站在对面嘲笑它、反对它，这是检验是不是真的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的试金石。任何一个党的干部，都要用革命的观点来看农业中学，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农业中学，做推行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的促进派。

农业中学是个新的事业。这种新型学校，在封建社会里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没有。办这样的学校，在资产阶级教育学中是没有什么好借鉴的。现在，我们虽然有了七年的实践，已经取得了初步的经验，但是，毕竟时间还短，经验还是不够全面和系统的。因此，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前进。

现在，农业中学既要抓巩固，又要抓发展。经验证明，农业中学的巩固和发展，是不能截然分割的。在发展中要抓巩固，在巩固中也要抓发展。不能看成要巩固就要停止发展，要发展就不能注意巩固、提高。当然，在一个时期内，工作可以有所侧重，有的时候可以重点抓发展，有的时候可以重点抓巩固。从我省大多数地区来说，当前的中心问



題还是发展問題，要在今年下半年再发展一批。

当前适当地发展农业中学，是完全有条件的。有了党的大力提倡，有了广大貧农下中农的积极支持，有了大批回乡插队的知識青年可以作为師資的来源，有了初步的办学經驗，这样，我們就有可能克服一切困难，使农业中学得到更快的发展。发展工作应当既积极又慎重，要在学生来源、校舍、教师等問題落实以后，有計劃有步驟地建校，做到办一所巩固一所。

农业中学的巩固、提高，从某种程度上說，比之发展还要困难得多。七年的实践证明，要巩固农业中学，第一，要抓思想工作，在干部和群众中，进一步宣传半工（耕）半讀教育制度的优越性，宣传农业中学的意义、作用和远大前途，使大家对农业中学有个正确的态度。第二，要抓办学的群众路綫，坚持依靠集体办学，依靠貧农下中农办学。第三，要抓学生的半耕半讀和教师的半耕半教，做到学生上学少花錢或者不花錢，又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只有把这几条抓好了，农业中学才能巩固。

在发展和巩固农业中学的过程中，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發揮群众的办学积极性結合起来，把發揮教育业务部門和各有关部門的作用結合起来，把抓全日制学校和抓半工（耕）半讀学校結合起来。各級党委要把领导好农业中学的責任，主动地承担起来，每年认真地抓几次。农业中学受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的直接领导。这两級党組織加强对

农业中学的领导，有着特別重要的意义。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要把农业中学的工作，当作貫徹执行党的阶级路綫、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工作之一，当作巩固集体經濟、发展集体生产的工作之一，切实地抓起来，特别是要把广大群众的办学积极性調动起来，依靠他們办好农业中学。随着半工（耕）半讀教育制度的推行，教育业务部門要管教学，也要管学校的生产。各有关部門要管生产，也要管教育。教育业务部門除了繼續抓好全日制学校的教学改革外，要以更多的精力来抓农业中学，抓半工（耕）半讀学校，认真帮助下面办好一批农业中学，树立典型，带动一般，使这个新生事物更茁壮地成长。

現在，我省的农业中学跨进了第八个年头。在我国历史上，沒有那一个反动的統治阶级，曾經把中等学校办到农民的家門口。在資本主义世界里，沒有那一个国家和当权的政党，为广大貧苦农民的教育問題操过心。只有今天，在我們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才举起了半工（耕）半讀的教育革命的旗帜，把农业中学办到农民的家門口，让千百万貧农下中农的子女来做文化的主人。我們一定要高瞻远矚，把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同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同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联系起来。我們一定要办好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在这項工作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創造，有所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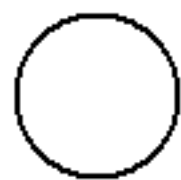


援越抗美诗画选

南方颂	袁水拍诗	洪 炉画
向北方报捷	袁 鹰诗	李少言画
捣毁“战略村”	天 马诗	牛 文画
第二号射手	李 季诗	洪 炉画
站在我的哨所上	吴盛岩诗	董辰生画
“水泥炸弹”	易 莎诗	方 成画
何处才安全?	萧 丁诗	
处处挨打	法乃光画	



南方颂



袁水拍诗 洪炉画

坦克、刺刀、水龙头，
妖雾魔瘴拦路口，
示威群众被包围，
美伪强盗要下毒手。

突然，队伍里冲出一位姑娘，
好像一面红旗
直插到敌人阵地上，
在硝烟里飞扬！

一声“住手”春雷响，
双手紧攥敌人枪。
眼中怒火喷如电，
挺身敢挡决堤浪。

蚊蝇遁，鸱枭惊，
海燕展翅劈云层。
山崩铁臂撑，
天塌英雄顶。

浪花截天，为有千丈海。
一人身后，一千四百万英雄
在！
压不弯的是越南人民的膝
盖，
美帝必灭！走狗必败！



向北方报捷

——一位南方女游击
队员的信

袁 鷹 詩
李 少 言 画

枪枝倚在肩头，
信箋鋪在膝上。
一边儿写，
一边儿想，
要把千言万語，
凭风寄到远方。

不写十年离别，
不叙儿女情长。
战斗豪情，
胸中蕩漾，
先向亲人报喜：
又打了一个漂亮仗！

木船就是战壕，
港汊就是前方。
不怕虎豹，
不怕豺狼，
南方儿女跨大步，



走向解放战场。

家乡一天天巩固，
队伍一天天强壮。

长纓在手，
胜利在望！

透过那密密乌云，
看到了紅霞万丈。

橹声伴着枪声，
搅起心潮激蕩：

滚滚紅河水，
滔滔九龙江，
利剑劈不断河水，
千迴百轉奔海洋。

信儿寄給亲人，
心儿飞到北方，
南北一条心，
狠打美国狼。
让我们在凱歌声里重逢，
一起笑着紙老虎的下場！



捣毁“战略村”

天马诗 牛文画

任你诡计多端，
任你手段凶残，
美国佬，你播下了仇恨，
收回的只能是仇恨的子弹。

这深水壕怎能把人阻拦？
这铁丝网关不住英雄汉！
反美怒火熊熊燃烧，
把它一古脑儿打得稀烂！

不论老和少，
不分女和男，
高举解放的火炬，
用刀枪保卫家园。

把敌人的“战略村”，
变成战斗的据点，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深仇大恨一起都清算！

违反美国佬的意愿，
事情走向了反面：
“死亡的陷阱”自己挖掘，
自己的双脚往下陷。

搬起石头砸自己，
“战略村”计划彻底破产。
美国佬呀美国佬，
且看你还把什么花样变？



第二号射手

李季诗 洪炉画



—
坚如磐石，
硬赛金刚，
屹立如长山，
怒火满胸膛。
双手高举
喷吐火舌的机枪支架；
三千万人的
仇恨愤怒一肩扛。

问同志：
双肩能挑多少重？
整个地球，
世界人民的希望！

二
第二号机枪射手，
是个八岁的小姑娘。

小女孩正背着书包去上学，
又唱又跳走在大路上。

一架喷气式飞机俯冲过来，
对着这个小女孩开了枪。



女孩挺着胸膛握紧小拳头，
眼睛里燃烧着仇恨的光芒。

威风神气的美国佬，
吓不倒这个英雄的小姑娘。

战士叔叔把她救到战壕里，
她递送弹夹让叔叔对敌机开枪。

第二号射手也是第二射手，
新一代战士正在战壕里成长。

越南人民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三千万人民正抗美救国保卫家乡。

一代打不完第二代接着干，
直到把最后一个美国兵驱逐光！

站在我的哨所上

战士 吴威岩诗

董辰生画

站在我的哨所上，
望到、望到了：
南越的山、南越的水，
南越的国土上弥漫着硝烟；
从城镇到乡村，
多少南越人民，
横遭美帝摧残，
火热之中受煎熬。
南越人民不能容忍，
他们严惩下毒手的强盗！
子弹飞出枪膛，
团团怒火心中烧。

站在我的哨所上，
望到、望到了：

红河呵，
掀起反美滚滚的怒涛；
长山，
像一把插进侵略者心脏的钢刀；
三千万英雄人民，
在敌人面前没弯下腰。
冲呀杀！
南北方响彻战斗的号角，
祖国每一寸土地上，
不能允许一个美国兵站脚！

站在我的哨所上，
望到、望到了：
英勇的战友举起一杆杆长枪，
那瞄准“飞贼”的一门门愤怒的大炮，



交織成滿天的火力网，
正在狠狠、准准地打击美国强盜。
四大洋的水，
为越南人民的胜利欢呼跳跃；
五大洲的战友振臂高呼：
“美帝从越南滚出去！”
怒吼声响彻云霄。

中国是越南坚强的后盾，
革命反帝走的是一条道。
河内——北京好战友，
北京——河内亲兄弟；
中越两国人民，
永远战斗在反帝的最前哨！

（原載《辽宁日报》1965年4月12日）



“水泥炸弹”

易莎诗 方成画

一
西贡美国楼，
人人楼上愁；
站着腿发软，
坐着手发抖。

下次轮到哪？
眼睛四下瞅；
哪也不安全，
遍地是火球！



二
美国新闻处，
矗立大街口，
目标最显著，
作恶已到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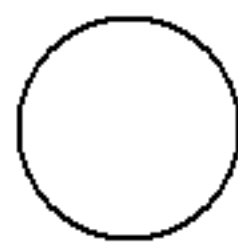
西贡伪警署，
情报得到手，
有人运炸弹，
要炸那座楼。

三
伪警齐出动，
全市到处搜。



美国宪兵队，
不甘落后。

汽车受检查，
行人无自由；
一辆不放过，
一人也不漏。



四
总算抓住了，
几名阶下囚。
炸药百公斤，
装载车上头。



赶快打开看，
水泥往外流；
炸药变水泥，
强盗抓小偷！〔注〕

伪警摇摇头，
草木都是兵，
乱了脚和手。

约翰逊声明，
重盖“大使”楼；
水泥变炸药，
焉知不能够？！

〔注〕日本共同社记者说，西贡伪警署抓到的“秘密装运一百公斤货物的那两辆汽车”，“装在里面不是什么炸弹，而是水泥”，是由走私的人背着伪政权偷偷地从“国营水泥厂”运出来倒卖的。

（原载《解放军报》1965年4月15日）

五

宪兵耸耸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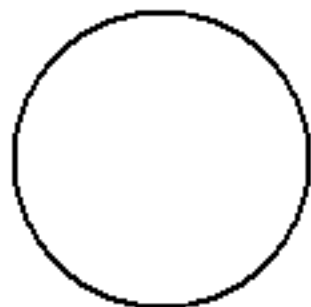
何 处 才 安 全？

——一个美国兵的自述

萧 丁

“特种战争”打不赢，
本钱儿丢尽。
该死的泰勒，
顽固的约翰逊，
死心肠一意孤行，
硬逼我冲锋陷阵。
真有点儿担心啊，
真有点儿担心。

一路上战战兢兢，
两腿儿发生“共振”。
东也寻，西也寻，
哪儿有半个人影？
万幸啊万幸。
总算是轻轻松松、欢欢喜喜，
“得胜”回营。



谢上帝怜悯，
谢上帝怜悯。

忽闻背后枪声紧，
原来半路遇伏兵。
汤麦斯见上帝，
爱德华变幽灵。
多亏咱多亏咱一副长腿，
跑起来跑起来逐月追云。
听风声雨声，
简直是催人命。
顾柳林竹林，
都疑作解放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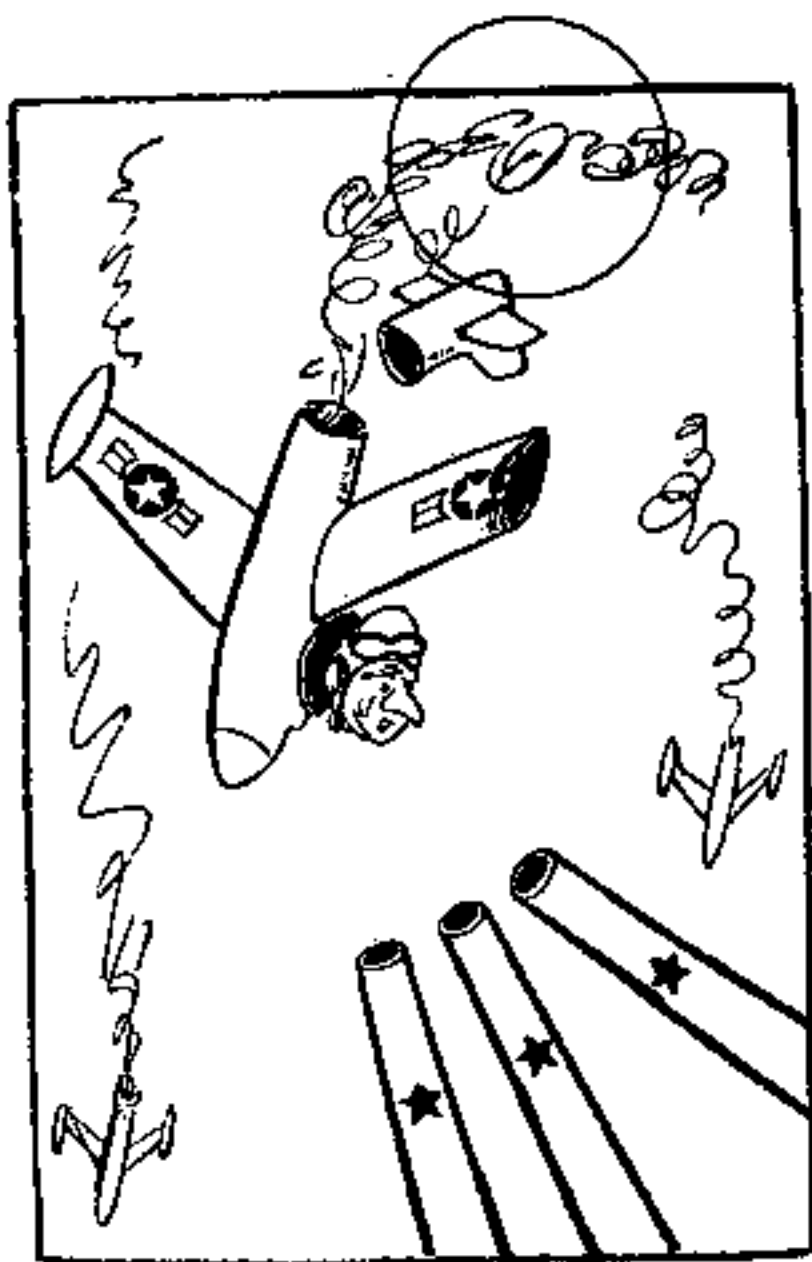
保住了脑袋，
脱离了险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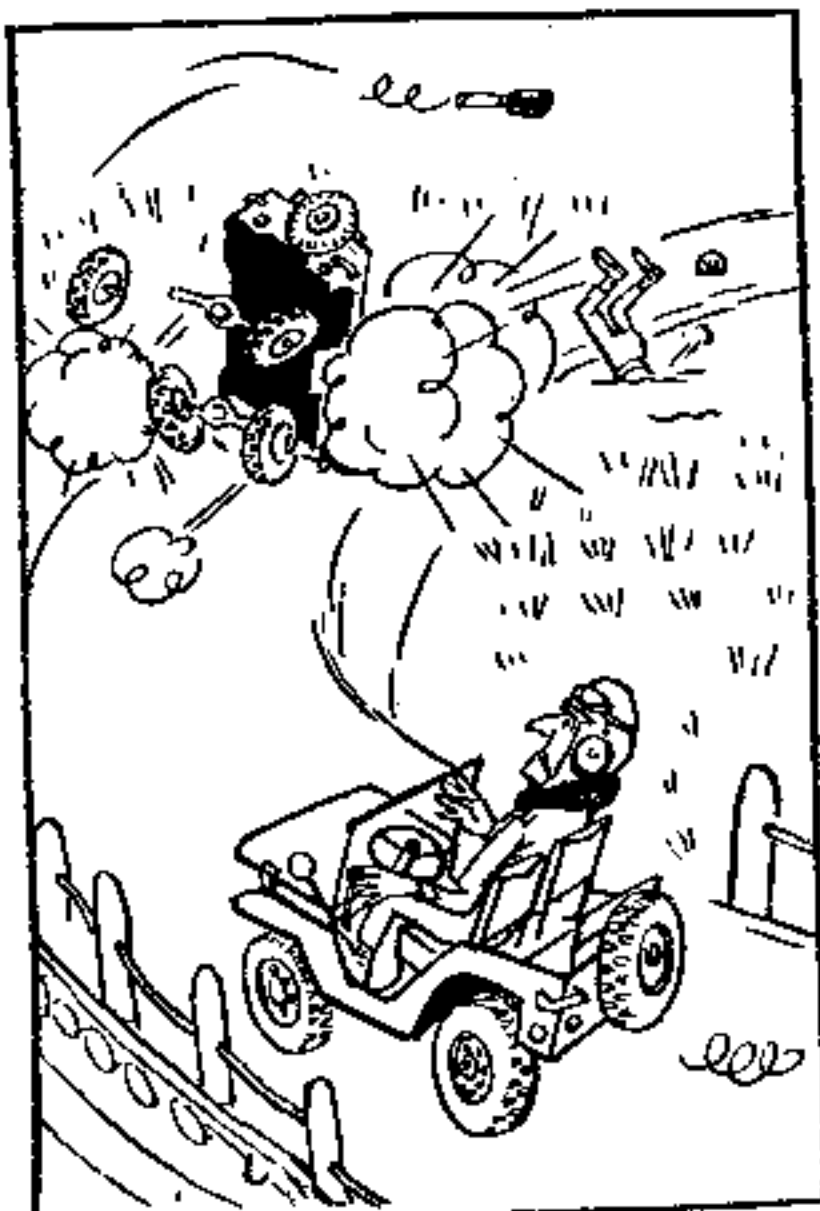
逃回了大营。
稳当当再不怕追兵。
松松劲，宽宽心，
抽抽烟，定定神，
装一个铁胆英雄报佳音。

糟糕，糟糕，
啊，游击队来了！
救命！
救……命……
(原载《解放日报》1965年3月19日)

处处挨打



上天倒栽葱



出外路难走



法乃光



下地挨炮轰

回家一场空

